

MENG BA DUN

# 蒙巴顿

于吉、宏中编著

外国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 蒙 巴 顿

于青 宏中 编著

## 前 言

路易斯·蒙巴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中一位杰出的英国将领。

1900年6月25日，蒙巴顿出生在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父亲路易斯亲王原来是德国王室成员，少年时放弃德国国籍，参加英国皇家海军；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最终担任了皇家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由于受到父亲的熏陶，蒙巴顿自小向往海军事业，13岁那年便进入了皇家海军学校。从军校毕业后，蒙巴顿先后在许多战列舰上任职，曾出任“勇敢”号、“凯利”号驱逐舰的舰长。

1941年10月，英国首相兼国防大臣丘吉尔任命蒙巴顿为联合作战总部负责人，为进攻欧洲的两栖登陆作战作准备。1942年3月，蒙巴顿被授予海、陆、空三栖中将军衔。

1943年8月，美英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组建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并由蒙巴顿出任最高司令，统一指挥盟军的作战行动，其主要作战方向是被日军占领的缅甸。1944年初，日军驻缅方面军先后对若开和英帕尔地区发动进攻，蒙巴顿准备充分，指挥得当，使战局转危为安，并取得这两次战役的重大胜利。1944年底，蒙巴顿又不失时机地制定盟军反攻缅甸计划。英印军队突袭敏铁拉、夺取曼德勒，最后于1945年5月收复了仰光。1945年9月，蒙巴顿在新加坡接受东南亚

日军的投降。

战争结束后，他被英王加封为“缅甸蒙巴顿伯爵”。1947年3月出任印度总督，他提出了关于印度独立的“蒙巴顿方案”，从而导致印巴分治及其两国为一些遗留问题的长期纠纷。1948年蒙巴顿返回英国海军任职。先后担任英国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第四海务大臣及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等职。1955年，蒙巴顿出任英国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这正是他父亲蒙辱被迫辞去职务。1956年，蒙巴顿晋升为海军元帅。1959年，蒙巴顿又升任国防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任内积极推行英军改革计划，重建了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国防部。1965年，蒙巴顿退出现役，但仍积极参与各项公共事务。1979年，蒙巴顿不幸被爱尔兰共和军暗杀。

蒙巴顿戎马生涯50年，在其一生中能获得辉煌的业绩和成功，首先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这一正义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其次最重要的是他有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和矢志不渝的敬业精神。从入海军学校的那一天起，他就决心将自己的毕生贡献给海军事业，并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懈地努力，其勤奋、刻苦程度是其他王室子弟所无法做到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他的理想多次被打断，如几次被调离海军事业、制定的作战计划屡遭抛弃，他也因此而苦闷和烦恼，但总是能顾全大局，接受现实，从未因不合自己的心愿而消沉过。

在军事指挥上，蒙巴顿总是积极主动地根据条件制定作战计划；注意分工合作，发挥将领们的各自特长；他能放下架子，深入到部队士兵中去，同部属会面、交谈，从而极大

地鼓舞了士气；在作战实施过程中，他能突破常规，注重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并特别重视部队的后勤补给。这些都为取得东南亚战场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部通俗的小册子扼要介绍了蒙巴顿一生的主要事件和重大业绩，而非全部。但通过本书，青少年朋友可以对蒙巴顿这位著名将领有一个基本而客观的了解，进而对全面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历史有所帮助。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崔杰、吴华、王明亮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意。书稿仓促完成，更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缺点、错误难免，敬请读者指正。

于青 宏中

1995年6月于北京

# 目 录

第一章 少年立志.....	1
小王子迪基.....	1
父亲蒙辱儿立志.....	5
初显才华 .....	10
第二章 雏鹰振翼 .....	14
旅行与爱情 .....	14
小发明与甘兹达机关炮 .....	17
别忘了“凯利” .....	20
第三章 三栖将军 .....	27
“唯有你的目标是进攻” .....	27
迪耶普悲剧 .....	31
西西里岛登陆 .....	36
第四章 临危赴任 .....	41
最高统帅 .....	41
“计划”制造家.....	45
重整旗鼓 .....	50
第五章 旗开得胜 .....	57
若开试剑 .....	57
激战英帕尔 .....	62

浴血科希马 .....	68
第六章 反攻大捷 .....	76
舍两栖转陆路 .....	76
穿插敏铁拉 .....	81
催兵励马占仰光 .....	89
日本投降 .....	95
第七章 功成名就.....	101
印度总督.....	101
重返海军.....	107
三军主帅.....	110
第八章 桑榆晚景.....	115
退而不休.....	115
惨遭毒手.....	119

# 第一章 少年立志

## 小王子迪基

1900年6月25日早晨，在英国温莎的王室家庭里，“一个非常强壮的婴儿，踢着喊着来到这个世界”。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英国一名杰出的将领的路易斯·蒙巴顿。蒙巴顿的父亲路易斯亲王，当时是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的上校舰长；蒙巴顿的母亲便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维多利亚公主。

蒙巴顿家族是英国最尊贵、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它几乎与欧洲各国的皇室都有着密切的血亲关系。皇族血缘的出身使蒙巴顿的童年充满了幸福和乐趣。

蒙巴顿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出生时，父母都已岁过中年，他的两位姐姐已是15岁和13岁了，哥哥乔治也要比他大8岁，自然蒙巴顿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倍受全家人的骄宠和溺爱。他也很腼腆温顺，大家昵称他为“迪基”。每当维多利亚女王见到胖乎乎逗人喜爱的重外孙子——小王子迪基时总是满心欢喜地去抱起他，而迪基则是用小脚踢掉女王的眼镜以示回报。路易斯亲王每次出海归来，对小儿子更是亲昵不够，他十分钟爱小迪基，希望他将来能继承父业。

父亲的职业决定了迪基要在极富流动性的环境中成长。海军军官的后代习惯于跟着他们的父亲奔波，舰船停泊在哪，他们的家就要搬到哪。而对迪基一家来说，由于亲戚遍及全欧各国王室，就更显得居无定所。德国、奥地利、西班牙、马耳他，他们都居住过，德国的海伦堡相对来说是一个较稳定的家。迪基美好的童年时光就这样是在许多地方度过的。

1903年秋天，迪基住在达姆施泰特时，一幅画着一艘古老的木军舰在辽阔的海面上的油画吸引了他，使他对军舰、大海产生了一种朦朦胧胧的向往。

5岁那年，迪基有机会在朴茨茅斯登上了“杜累克”皇家游船，虽然这已不是初次到海上游玩，但他仍特别激动：“我确实喜欢杜累克，她是一艘漂亮的船。”那年的晚些时候，迪基高兴地来到直布罗陀，登上了他父亲的旗舰，他兴奋地到处跑动，想要摸遍军舰的每个部位。负责他安全的那位军官无奈地说：“他不是高高地爬在桅杆上，就是跑到锅炉舱下面，搞得像打扫烟筒的人一样黑。”如果不是专门指派了一名能干的水手盯着他，他肯定会掉到海里去的。

马耳他是迪基十分喜欢住的地方，这不仅是因为那里有美丽宜人的风光、古老的城堡，更因为从在山顶的家里就能看到湛蓝的海水、点点白帆，还有迪基最喜欢的战舰，那是他父亲的战舰。此时已是地中海舰队副司令的路易斯常带迪基到军舰上玩，他把迪基交给水兵们，自己则去工作。常年在海上漂泊的水兵们十分喜欢孩子，他们想方设法让迪基快乐，迪基也与水兵们相处得十分融洽。

皇族亲戚送给迪基很多军服，有俄国的、希腊的以及英

国的各种军服。在一张与父亲的合影中，迪基身穿哥萨克军官制服，头戴尖角皮帽，脚穿黑色长靴，身挎子弹袋，腰里还斜插着一把金柄匕首，像个神气十足的骑士。迪基很大方，伙伴们谁来借军服都行，但他对着装要求很认真，谁若“军容”不整，他就会立即要求他们改正。他自己穿军服就一丝不苟，这个特点他一直保持着，在他后来的军旅生涯中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他都能奇迹般地保持着整洁完美的军容。

迪基的母亲维多利亚公主对子女的教育持有非常严肃的态度，她为迪基请了家庭教师，以使他能接受系统的启蒙教育。母亲自己也善于开导别人，无疑是个真正的教育者，她在固定的时间教育迪基，并要求他必须按时完成作业。可是，迪基对功课的兴趣远不如哥哥乔治那样浓厚，他母亲意识到迪基成不了一个学者。不过，迪基对各种机器和零件表现出特别的喜爱，而且想象力很丰富，他很喜欢读《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万花筒》、《山猫巫娇》等富有想象力的书籍。

1909年，迪基进入了克莱夫登镇的格莱斯顿学校。在这里，他没有显示出任何突出才智的迹象，在第一学期的名次表中，他数学名列最后，其他课程也是中下水平。在听写方面的评语是“拼音差，有时离奇古怪”。但教师从未指责过他不努力，总的评语是“品德优良，学习努力，并且在进步”。在这所学校，迪基还留下了一个“印记”。一次，他和另外两个男孩在二楼楼梯平台上玩俯跨栏杆的游戏，看谁能把腰弯得最大。迪基赢了，但却翻倒下来，下巴碰到了木椅上。伤口虽经医生缝合好了，但却留下一个终身的、不太明显的疤痕。

在童年时代，与乔治相比，迪基不论是在学习上还是体育运动上都要差一些，只能说是表现平平。父亲路易斯很为他着急，但除了鼓励他努力学习外，也无能为力。

1910年5月，迪基第一次乘车来到赫特福德郡的洛奇公园学校，这是一所正统的、管理良好的寄宿制初级中学。他充满热情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和同龄人相比显得很高大了，很能够照顾自己了。他告诉父亲说：“我非常喜欢这所学校，只是功课太多了。”“我们每天几乎都学习到腰酸背疼为止。”其他的孩子看来对他的王室成员身份并没有特别深的印象，虽然给他起绰号时没忘了这一点，“用P字打头的两个东西——王子和猪”。在洛奇公园学校，他的学历象在格莱斯顿学校一样平淡无奇。数学仍是他最弱的课程，但在所有其他科目中，他顽强地力争靠前。到1912年8月，他在拉丁文和英文方面名列前茅。母亲对他的成功感到高兴，她认为努力是十分重要的：“看到孩子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并且很诚实和勇敢，这使他爸爸和我感到高兴。聪明并不是主要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是那种要把事情做好的意愿以及为此作出的努力。”

当迪基升到高年级时，开始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并发现自己还富有领导才能。当同学们选一个名叫“小小”板球队的队长时，他被选中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喜欢当队长甚于在其中打球。”父亲不失时机地向他指出权力带来的责任，一个领导者必须鼓舞和保护下属，而不仅仅是施行权力。“你当了孩子头并且要照顾一些新来的孩子，那是多么伟大啊！这是你将来在海军里必须要做的事情的开始——永远照顾那些

年纪较轻、所知较少的人。”显然，路易斯已经认定，迪基将来的事业像自己一样是在海军里。

1913年秋天，13岁的迪基通过了严格的体检，并以其长期以来所耳濡目染的海军知识及他那腼腆但很专注的个性，通过了有相当难度的笔试和口试，进入了竞争十分激烈的奥斯本海军学校。

迪基的父亲当时已任第一海务大臣，在得知迪基获准加入皇家海军的消息后，显得比谁都高兴。他马上兴致勃勃地领着迪基找到最好的裁缝，订做了一套海军制服。迪基第一次穿上了真正的军服，并由父亲领到海军部灰石拱门前留影。相片中的迪基已经透出了几分未来海军元帅所拥有的那种魅力。

## 父亲蒙辱儿立志

迪基在成长过程中，最崇拜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物就是父亲路易斯亲王。

路易斯亲王原来是德国国籍，他的父亲（迪基的祖父）是德国赫西和莱茵的亚历山大王子。由于欧洲王室之间的联姻关系，亚历山大曾在俄罗斯帝国军队任过少将，又在奥地利军队任中将，并因他的勇敢和才能至少赢得了25枚来自欧洲各国的勋章。

1862年，亚历山大退休后，带着全家人住在赫西——达姆斯泰特的海利森堡，那年路易斯亲王8岁。在海利森堡居住的这段时间里，对他选择未来的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那儿，来自全欧各国皇室的表兄弟们在一块玩耍，彼此之间用英语、法语或德语聊天。其中，路易斯亲王与他的表嫂，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二女儿艾丽丝公主谈得特别投机。他们都用英语谈英国，从艾丽丝那里路易斯得知英国皇家海军是世界上最荣耀的组织，并特别爱听艾丽丝讲那些威武的战舰和勇敢的水兵的故事。艾丽丝的哥哥阿尔弗雷德伯爵正好在皇家海军服役。阿尔弗雷德来看望妹妹时，路易斯被他那蓝色的皇家海军制服、金黄色的上尉肩章深深迷住了。阿尔弗雷德绘声绘色地向路易斯讲述了大海和战舰，昔日的大海战和水手的传统，海上生活的乐趣和磨难，还谈到了皇家海军正在建造的新型铁甲舰，以及作为一名皇家海军军官的荣誉与责任等等。路易斯听得如痴似醉，他已决心要成为海军中的一员。

路易斯的父亲和其他德国亲戚都觉得这小子的决定有些荒唐可笑。告诉他说虽然德国陆军是欧洲最精锐的，但海军却不值得一提。但路易斯再次表达了自己执意要在海上获得光荣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亚历山大建议他加入奥地利海军，那里路易斯的伯父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可为他安排好一切。路易斯则很干脆地回答：既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英国，他为什么要去奥地利加入一个二流的海军呢？父亲耐心地跟他解释说：“那样你就得放弃德国国籍而成为一个英国人。”谁知路易斯竟认真恭敬地回答：“先生，我正打算这么做！”

1868年秋，14岁半的路易斯毅然来到英国。他宣誓效忠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女王，加入英国国籍，并如愿以偿地成

为英国皇家海军的军校学员。

皇室血缘使得路易斯的海军学员生涯一帆风顺，1874年以优异的成绩成为皇家海军军官。在以后的海军职业中，路易斯显示出了令人吃惊的智慧和才华，他精通了舰炮与鱼雷技术，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精心地研究了新技术条件下军舰的火力、机动以及通信的新特点。

就在小儿子迪基出生的次年，路易斯亲王由海军上校晋升为海军准将，并深得地中海舰队司令费索元帅的赏识。1904年，费索元帅升任海务大臣，路易斯奉命出任第2巡舰分舰队司令，晋升为皇家海军少将。次年，他率第2巡航舰队访问美国，还应邀前往白宫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共进晚餐。

1907年2月，路易斯担任地中海舰队副司令，并晋升为海军中将。8月，他又转任日益重要的大西洋舰队司令。1911年底，温斯顿·丘吉尔就任第一海军大臣，在他与费索元帅的建议下，路易斯出任第二海务大臣。1912年，路易斯的梦想实现了，他升任第一海务大臣。经过艰苦的自我完善和诚实的奋斗，路易斯亲王终于达到了职业海军生涯的顶峰。

由于路易斯爱好广泛，豪爽好客，因而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客人中有名噪皇家海军的杰里克将军和贝蒂爵士等，有英国两党的显赫人物，客人中最年轻的也是最常来的一位便是丘吉尔。这期间，迪基正在奥斯本海军学校学习，但回家是件最令他感到愉快的事。他可以跟丘吉尔一块兴致勃勃地谈论多姿多彩的海军生活，他们两人天生的想象力丰富异常，一聊起海战和水手的话题就没完没了。迪基了解丘吉尔在苏丹和布尔战争中的傻大胆，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崇拜，丘吉尔

也特别喜爱迪基，常常是让他坐在腿上一聊就是一个晚上。

迪基在海军学校里并没有因为是路易斯的孩子而受到特别关照，同学们也不因他是王子而抱有敌意。虽然迪基内心为他父亲的荣誉而非常自豪，但他在生活、学习和训练上与其他学员一模一样。住的是用木板临时搭起的棚子，食品简单又粗劣，学习时间漫长而且必须在任何天气条件下接受高强度的训练。

奥斯本海军学校的课程是纯实用性的，学员们重点学习数学、海员的技能、通讯、划船甚至织网，学些英语语法，选学法语或德语。迪基因为德语已经很好，就选学了法语。对于学校里的各种体育活动，迪基倒不大参与，即使参与也表现一般。在那时看，迪基并不是学员中的佼佼者。

1914年5月，父亲路易斯来到奥斯本海军学校检阅学员，迪基在队列里高兴得两腿发抖，眼神里充满了自豪，他感到自己是多么的荣耀。

没过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路易斯负责皇家海军的战略指导，为此他殚精竭虑。皇家海军曾在没有损失一人一马的情况下，把英国远征军的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的8万多人、3万多匹马和大量武器装备运过英吉利海峡，创造了奇迹。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德国军队不断地向英国报纸输送整版整版的英军阵亡官兵名单。英国国内掀起了狂热的反德浪潮，所有与德国有关的事情都遭到咒骂和痛恨，任何一个有德国名字的人都受到了公开的污辱，甚至英国首相也因使用德籍女管家而受到了强烈的指责。英国公众最不能容忍

的是，皇家海军竟然在一位德国血统亲王的统领之下。怀疑、指责频频出现在各大报刊上，而且言辞激烈，其中最客气的也是“我们不怀疑路易斯亲王的忠诚和对英国的热爱，但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我们英国人不能接受德国人对皇家海军的领导”。1914年10月14日，皇家海军最新的“奥得西斯”号触雷沉没，社会舆论就此大做文章。终于，英国政府无法承受舆论的巨大压力，内阁决定让路易斯辞职。路易斯在自己最有作为的时候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海军而感到无限惆怅。但他明白，此刻他为英国服务的最好方式就是辞职。

1914年10月18日，路易斯亲王辞去了海务大臣的职务。就在同一天，路易斯的一个侄儿在与德军的交战中阵亡，该消息与路易斯的请辞书同时发表在报纸上。

面对父亲遭受这突如其来的伤害和污辱，迪基充满对父亲深深的同情和对整个世界的愤怒，他心目中伟大的父亲路易斯辉煌的海军生涯难道就这样不公正地结束了吗？他一人来到学校的皇家海军军旗之下，默默地站着，泪流满面。有人为他父亲的辞职宽慰他，他坚定地回答：“那没什么了不起，我会取得他的地位的！”迪基的同学们虽然很同情他，但他们不敢触及也不知道怎样触及这个话题，用一位学员后来的话说：“我们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就这样，迪基独自承受了沉重的煎熬，在这悲惨的几天里迪基由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坚强的男子汉。30年后在东南亚，有人在蒙巴顿的桌上发现了他父亲的照片，不由地感叹说：“他是一个最爱冤枉的人。”“是的，”蒙巴顿回答说，“我只有一个抱负——返回海洋，成为第一海务大臣。”

父亲蒙辱，成了蒙巴顿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

1914年末，蒙巴顿和他的同学们被转往达特茅斯海军学院，那里的高年级学员都已提前毕业，充实到急剧扩编的舰队里。离开奥斯本海军学校时，蒙巴顿在80位学员中排名第35。在达特茅斯海军学院，蒙巴顿开始沿着父亲路易斯亲王的道路前进。经过超常的努力，他开始居于学员前列，并是24个学员队长之一。1916年初，当蒙巴顿离开达特茅斯海军学院时，他的名次已上升到第18名。在凯汉姆斯最后3个月的强化学习里，蒙巴顿一跃成为第1名。

他妈妈写信给他表示庆贺：“我的孩子表现得这么好，真使我们高兴。这并不是仅仅因为你期末考试成绩的名次，而是因为你通过军校的训练在性格、品质和意志上都得到了锻炼。……现在，你的学校生活即将结束，一个更伟大而艰巨的海军军人生活开始了……”

## 初显才华

1916年7月，海军军官候补生蒙巴顿前往贝蒂上将的旗舰“雄狮”号报到。这艘著名的巡洋舰为二万六千吨级，装备13.5英寸的舰炮，航速27节，由于已经参加了北海的日德兰大海战，舰体上布满了弹痕。前炮塔已换成了新的，海战中德国人的炮弹摧毁了原来的炮塔，炮组成员全部阵亡。尽管蒙巴顿只差几个月没赶上“雄狮”号打大仗，但他上舰以后对自己的工作尽心尽责，总是不知疲倦地钻研业务，熟悉各种各样的舰载仪器和装备。

1917年2月，蒙巴顿被调到主力舰队的旗舰“伊丽莎白王后”号上工作。这艘超级无畏战舰当时泊在苏格兰北部的斯卡帕弗洛海军基地，在这里工作要比“雄狮”号上更辛苦。4月，他被派到潜艇上去工作两个月，这是训练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扩大年轻军官的眼界。蒙巴顿觉得在北海下巡逻要比在超级无畏战舰上更激动人心，在潜艇里更能给人一种参与战争的感觉。父亲路易斯认为，蒙巴顿为了完成他终生的使命，最好先到小一点的水面舰艇上锻炼一段时间。

1918年10月13日，蒙巴顿由一个高级见习生晋升为海军中尉，调到皇家海军P31号舰艇上。P31号是海军最小的快艇之一，坚固结实，在恶劣的天气里仍能保持高速，它被设计用来执行护航和反潜艇任务。蒙巴顿爱上了这只小艇，当艇长不在舰桥上时，18岁的他就负起指挥全艇的责任。

在此期间，战争正处在决定性阶段，海军各种舰艇上的工作很辛苦。P31号的任务是对付德国潜艇，为开到法国去的运输船护航。英国的增援部队潮水般地经舰船运往欧洲大陆，蒙巴顿的小快艇穿梭般地来回护航，有时竟要在24小时之内往返两趟。而在等待部队登船的时间里，他们还要加油和补充其他物资，因此艇上的船员们没人能得到一点休息。一天夜里，P31号正在以20节的速度航行时，蒙巴顿竟然在舰桥上站着睡着了。

蒙巴顿被同事们普遍认为是一个埋头苦干的人。当其他年轻军官坐在船舱里闲聊时，蒙巴顿总是在写着他的笔记。“雄狮”号舰长称他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年轻军官”；“伊丽莎白王后”号舰长的评语是“认真、勤奋、相当聪明”；P31

号舰长则在蒙巴顿的鉴定中写道：“他是一个最热情能干的指挥者，非常善于和人打交道。”将近一年的 P31 号舰上生活更是增强了蒙巴顿的独立指挥能力。

一战结束后，皇家海军急剧缩减，许多年轻军官面临着没有职位的处境。海军部决定让他们进大学完成他们的高等教育，这样既保存了力量，又可扩大军校毕业生的知识面，弥补他们因战争而缺掉的许多课程。1919 年，蒙巴顿前往古老而闻名的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蒙巴顿具有迅速适应任何一种环境的天资，他没有为暂时离开他所喜爱的海军生活感到消沉，而是调整自己，很快适应了紧张而快乐的学习生活。

英国名牌大学的学生们对政治非常关注。蒙巴顿对政治没什么兴趣，不过争强好胜已是他个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他要求自己培养起对政治的兴趣。在第一学期蒙巴顿就设法弄到一张参加学生会辩论的请柬，他是第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现役海军军官，参加辩论是需要才华、胆识和勇气的。

此后，他又加入了三年级学生的阿克顿俱乐部。在这里，他为现代小说辩护，谈论联合王国本身的各种问题。在一次有关削减军备经费的讨论会上，他的发言使他声名大振。他慷慨陈词地说，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在国际联盟没建立之前是不可缺少的。蒙巴顿陶醉在听众被他的演说激动起来的欢乐里：“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轰动，我知道，自己的话确实使人们发了疯。”在一次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的辩论对抗赛中，蒙巴顿还出任剑桥辩论队的主辩人。根据规则主辩人可以外请一位支持者，蒙巴顿竟然请到了丘吉尔这位天才雄辩家，此

刻丘吉尔正担任战后联合政府的国防大臣。

蒙巴顿在剑桥时的密友彼得·墨菲这样评论他：我立即感到他与众不同，不仅与其他年轻的海军军官，而且也与其他的剑桥大学生不同；他头脑敏捷，思路开阔，有着探索事理的兴趣，有着一种压倒一切的魅力。

## 第二章 雏鹰振翼

### 旅行与爱情

1920年3月，蒙巴顿晋升为海军上尉，接着就陪同他的皇室表兄威尔士亲王远航出访。几个月前，他还在剑桥时就竭力争取参加这次旅行，因为蒙巴顿心中决定凡是父亲路易斯足迹到过的地方他都要走一遍，一步一步地像父亲那样达到海军生涯的顶峰。他们乘坐“名望”号于3月15日启航，蒙巴顿的正式身份是皇室参观团团团长哈尔西少将的副官，实际上他主要是陪伴和服侍亲王。整个旅行历时半年多，他们先后访问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及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

在这次旅行中，蒙巴顿与威尔士亲王建立了牢固的友谊。虽然威尔士亲王比蒙巴顿大六岁，但他觉得与蒙巴顿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放松，才有完全的安全感，他告诉蒙巴顿母亲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善于猜度人心，体贴人，又懂事。”“名望”号于10月11日返回朴茨茅斯，在此之前的旅途中，威尔士就决定下一次的印度和日本之行一定要有蒙巴顿陪同。

1921年仲夏的一天，蒙巴顿在舞会上认识了一位名叫埃

德维娜·阿什莱的美丽姑娘。埃德维娜的外祖父是凯赛尔爵士，他是欧洲当时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并以私立银行家和未来英王爱德华七世的金融顾问的身份，置身于英国的最上层社会。由于埃德维娜母亲去世得早，她与父亲、继母又合不来，所以离开学校后，她就到外祖父家住。外祖父的布鲁克庄园可以称得上是伦敦最华丽的府邸，它是凯赛尔财富的象征。作为庄园的女主人，埃德维娜常招待的客人包括阿斯奎斯首相、丘吉尔父子、两党的其他要人、伦敦的大银行家，当然还有皇室的成员们。她的年轻漂亮、聪明活泼和周到细致的款待使客人们深感愉快，而她对某些问题的领悟能力和见解更让这些领导者们惊叹不已。

蒙巴顿与埃德维娜一见钟情，他们俩的相识、相知、相爱很自然而然地进展着。蒙巴顿带埃德维娜见了父母，路易斯夫妇感到很满意，并要他们尽快订婚。

然而没过多久，正当蒙巴顿带着埃德维娜在康斯坦丁堡与哥哥乔治团聚时，接到电报告知其父路易斯亲王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蒙巴顿悲痛欲绝，立即先期赶回伦敦。四天之后，埃德维娜也回到英国，在利物浦车站，凯赛尔的秘书一见面就告诉她，凯赛尔也因心脏病发作而刚刚去世。

第二天蒙巴顿来看望埃德维娜，俩人寂寞凄苦，渴望着安慰。对于蒙巴顿，父亲是他生活的坐标；对于埃德维娜，外祖父像一个避风港，是唯一能给她亲情温暖的人。此刻俩人的痛苦和失落都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埃德维娜把头埋在蒙巴顿的怀里，无声地哭泣。

而接下来蒙巴顿又要随威尔士亲王去印度远航。因为当

时俩人都处于服丧时期，蒙巴顿不便于在赴印度之行前向埃德维娜求婚，但他设法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她。

1921年10月21日，埃德维娜到朴茨茅斯为蒙巴顿送行。蒙巴顿在临别信中写道：不要把八个月看得多么长，只要愉快地想着明年的六月就行了……

分别并没有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几个星期后，埃德维娜也来到了印度，和总督家人住在一起，印度总督雷丁伯爵曾是凯赛尔的好朋友。蒙巴顿闻讯欣喜若狂，在德里，所有的人为埃德维娜的到来而高兴。在德里大学雷丁伯爵念书时的寝室，蒙巴顿与埃德维娜正式订婚。

在印度访问期间，蒙巴顿已经感觉到了3亿印度人要求独立的情绪，“抵制运动”随处可见，就是在威尔士亲王的欢迎仪式上，也有许多印度人在场示威，要不是英国军队拼命维持秩序，欢迎仪式可能会被冲散。

访问了印度之后，蒙巴顿继续陪同威尔士亲王作东方之行，先后到了马来亚、香港、锡兰和日本。在日本时，他写道：“我看到了从未见过的精良船只，这使我感到日本在世界上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旅游团参观日本后于1922年6月返回英国。对蒙巴顿来说，这是一次迷人的经历，他学会了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怎样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变得更富有智慧、更老练成熟了。

1922年7月18日，蒙巴顿与埃德维娜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整个皇室都来了，从国王、王后到最小的王子全到了，欧洲各皇室也都有人来。蒙巴顿身穿蓝色的海军长大衣，佩带着金黄色的海军上尉肩章，腰挂路易斯的金

柄短剑，英武挺拔。他的引宾员也全是皇家海军军官。

婚礼后他们先在欧洲进行了蜜月旅行，接着又借着蒙巴顿的休假机会去了美国。在好莱坞，他们受到了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的款待，还一起拍了电影，卓别林后来成为蒙巴顿的终身朋友。在美国，有记者向蒙巴顿谈起由于妻子继承了巨额遗产他不必再工作时，他微笑的脸上露出一种厌恶的表情，眼睛里闪出亮光说：“我最瞧不起那些不做事的人。我要永远工作！”

的确，丈夫的一生将属于海军，这一观念在埃德维娜心中从来就没动摇过。虽然她并不总是一个最诚心诚意的海军妻子，但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她确实忍受了许多不便和限制。

## 小发明与甘兹达式机关炮

蒙巴顿做事的一个特点是从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而总是想方设法去改进、提高。在日常生活中，他曾经搞过一些小发明，如方便换鞋的弹性鞋带、拉锁式男裤等。在海军业务中，蒙巴顿不仅工作热情很高，无论从事什么，不干则已，干就干好，而且在干的过程中富有新意和创造性。

蒙巴顿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海军通讯学校，又到皇家海军学院深造过高级电子学理论。1927年，蒙巴顿就任地中海舰队司令的助理无线电通讯官，其中有部分工作是向海军军官候补生教授无线电基础知识。一方面，蒙巴顿用自己的热情引发学员们的兴趣，另一方面，他又尽量把深奥的无线

电原理解释得直观形象，通俗易懂。他用玻璃瓶作教具，在上面画各种彩色线条来讲解三极管原理；又编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小册子《看图识字：无线电入门》，深受欢迎。1929年底，蒙巴顿在朴茨茅斯海军学校讲授远程通讯，同时在低级军官和水兵中挑选发报员，他首先使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发报能手。在这期间，蒙巴顿还用富余的精力学习并很快掌握了法语，后来编写并出版了一本《英法海军术语词典》。

的确，蒙巴顿所追求的就是把所干的每件事都干出名堂来。1931年，蒙巴顿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无线电通讯长官。他设置了一个可以控制和监视整个舰队通讯的无线电通讯中心；又亲自设计了通讯系统，在一分钟之内可以与地中海舰队的所有30艘驱逐舰交换情报信息，这在各国海军中都是领导潮流的。

另外，蒙巴顿还设计了成本合理的扩音系统，将电影放映设备引进到各军舰上；在远航新加坡的返航途中，发明了能使舰队保持队形的仪器。正因为蒙巴顿自己是个热心的小发明家，他很尊重他人的发明并能作出很有眼光的判断。甘兹达达式防空机关炮就是很好的一例。

那是1936年，蒙巴顿在海军部任职。当时德国正在重新武装，希特勒已公开宣布他要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强国。8月的一天，蒙巴顿办公室来了一位叫甘兹达的奥地利工程师。甘兹达为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了苏格兰，他了解到了德国人研制的新型俯冲炸弹，并改进、设计了一种机关炮来对付它。甘兹达曾把这种武器推荐给美国海军军械部和英国海军，但没有人对此感兴趣。这些海军军官根本不相信未

来的战争中军舰将受到来自空中的攻击，当甘兹达说到“航空炸弹将击毁战列舰”时，竟然引起哄堂大笑。抱着一线希望，甘兹达经人介绍找到了蒙巴顿。蒙巴顿本人也一直在考虑军舰对空防卫问题。听了甘兹达对俯冲炸弹的威力及其防卫的介绍后，蒙巴顿不仅相信了，而且对此很感兴趣。

遗憾的是，蒙巴顿带着甘兹达找了几个部门都碰了壁，甘兹达不得不回到苏格兰去。行前，蒙巴顿将甘兹达邀到家中，对他说：“我个人将买下你的发明，但你得答应我保证这种武器不落入他人手中。”

“我用名誉担保，”甘兹达答道。

果然，后来精明的日本人找到了甘兹达，日本天皇的弟弟向他表示愿以40万英镑和其他一些好处换得这种新型机关炮。甘兹达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答应了蒙巴顿，我肯定会与日本人做这笔买卖。”

1939年4月，蒙巴顿的朋友贝克豪斯上将入主海军部，甘兹达的机关炮终于为皇家海军所接受。这种射速达到每分钟500发（后来又提高到1000多发）的甘兹达式机关炮很快被投入批量生产，并于1939年9、10月间装备到海军军舰。

实战证明，甘兹达式机关炮是海军里最有效的防空武器。后来不仅每艘英国战舰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出来的美国运输舰船也几乎全部装备了这种机关炮。可以肯定，如果不是蒙巴顿的想象力和远见以及为此所作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英国海军部根本不会接受甘兹达式机关炮，反而会使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落入敌人手里。

## 别忘了“凯利”

1937年6月，37岁的蒙巴顿已晋升为海军上校，而当时一般提升为上校的人的年龄在42~45岁之间。此时蒙巴顿在海军部任职，但他仍然想着重返大海，再次出任舰长。他心目中的目标便是正在建造之中的“凯利”号驱逐舰。

作为即将组建的第五驱逐舰队首舰的“凯利”号，由著名的舰船专家科尔大师亲自设计。蒙巴顿参与了“凯利”号的设计过程，并向科尔提出了不少建议。“凯利”号是单层驱逐舰，船身瘦长，以增加动力，发动机功率为4万马力，设计航速36节。火力系统配备有舰炮、鱼雷发射管及前面谈到的甘兹式防空机关炮等，舰组员额240人。

“凯利”号于1937年10月25日下水试航。1939年8月23日，蒙巴顿以舰长的身份正式接收“凯利”号，并亲自在舰上升起了皇家海军军旗。看着美丽的军舰和年轻的水兵，蒙巴顿心情激动。现在他已经得到了最好的驱逐舰，还要把小伙子们训练成最优秀的水兵，使“凯利”号成为皇家海军的雄鹰。说来也巧，就在同一天，德俄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解除了。欧洲大战即将再度爆发已成定局。

8月25日，海军部已下达了戒备令并开始征召预备役部队，蒙巴顿率“凯利”号抵达查坦姆港装填弹药。第二天一早，蒙巴顿在甲板上检阅部队并进行动员。他在队列前说道：“这次来查坦姆港装填弹药，海军部给了我们三周时间，现在

我决定，这项任务在三天内完成，全看你们的了……我已为‘凯利’选了一个座右铭：坚持。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它。”

三天之内，“凯利”号装填完毕。

9月3日，正当蒙巴顿向舰上的军官们讲解如何操作他发明的航位仪时，接到了发自舰队司令的电报：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们，战争已经爆发了。

几天以后，“凯利”号便与德国潜艇交火战斗了。据不完全统计，9、10月间，“凯利”号共击中了九艘德国潜艇，其中确定击沉一艘，其他的毁伤情况不明。在残酷的战斗中，蒙巴顿身先士卒，与士兵们同甘共苦，“凯利”号的士气始终十分高昂。

11月下旬的一天，“凯利”号奉命出海搜寻一艘德国U型潜艇，它在港口击沉了一艘英国商船。当“凯利”号正全速前进的时候，蒙巴顿突然感到舰底碰上了什么东西，他马上意识到可能撞上了水雷。果然这枚水雷在舰底擦了三次后撞上螺旋桨爆炸了，“凯利”号的舰尾被掀起了好几英尺，当它落下后已经不能动了。

在这个令人恐惧的过程中，在底舱的一个填煤手感到水雷就在他的脚底下，惊恐地跑到了甲板上。“凯利”号被拖回了码头，蒙巴顿严厉地对部下说道：“今天我们经历了一场在战争中一艘军舰可能会遇到的最严峻的考验，水雷不停地撞击舰底，而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等着它爆炸。幸运的是这颗水雷威力不大，在这场生死考验中，240位乘员中的239个都像我所期望的那样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但有一个人被吓破了胆，抛弃了他的职责和他的战友。

“当他被带到我面前时，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擅离职守是死罪。但也许会让你们感到吃惊的是我放过了他，只是给了他一个警告。同时我也给了自己一个警告，因为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清楚地向你们表明我的原则……从现在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再次饶恕懦弱和失职。相信你们不会让我失望。”

在“凯利”号维修期间，蒙巴顿带着参谋人员到本舰队的“卡尔文”号上继续战斗，直到1940年2月“凯利”号修复完毕。

1940年4月底，“凯利”号开始了一次最值得纪念的航行。蒙巴顿所在的驱逐舰队奉命同“伯明翰”号巡洋舰一起出航，到荷兰沿海一带去搜寻德国的布雷艇。5月14日夜，北海水域能见度几乎为零。也许是缺乏作战经验，“凯利”号用耀眼的奥尔迪斯灯火向“伯明翰”号发起信号。由于暴露了军舰所处的位置，报应接踵而至。一枚鱼雷击中了“凯利”号驾驶台下方的右舷，一声巨响，“凯利”号被掀出水面，落下时整个军舰都弥漫在火海烟云之中。谁也不知道“凯利”号究竟损坏到什么程度，虽然有二十多名水手被炸死，还有许多人受了伤，但没有人惊慌失措。蒙巴顿沉着地指挥人员灭火，迅速把舰上的弹药和伤亡人员转移到靠近过来的“肯达华”号上。爆炸发生后一小时，“凯利”号被“牛头犬”号拖了起来，除了紧急信号灯外，舰上任何动力都没有了。它向右舷倾斜得厉害，右舷上缘已被海水淹没，随时都有沉没的可能，拖带已十分困难。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

深夜一点钟左右，一艘德国鱼雷艇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

出来，全速向“牛头犬”号冲去，艇载机枪疯狂地扫射着。当它转弯想绕过“牛头犬”号时，一头冲上“凯利”号的右舷，又冲了下来，把舰上的救生船和舷栏席卷而去。这艘鱼雷艇此时已经失去了控制，很可能随后沉入了海底。“凯利”号不顾这次突然事件，仍然艰难地行进着。

清晨，“凯利”号舰体严重下沉，“看起来像只潜艇，而不是一艘驱逐舰”。这时，“伯明翰”号打来信号：立即弃舰，我将击沉“凯利”号。

蒙巴顿恼怒地打回信号：那你就试试看吧，我要先击沉你。

不过蒙巴顿还是命令舰上的大部分人员转移到其他舰上去，只留下六名军官和十二名士兵，这当中自然有他自己。当夜幕降临时，“凯利”号看上去快要散架了，他们也登上了别的舰船。

然而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凯利”还像它的座右铭那样在那里“坚持”。蒙巴顿带着几个勇敢者又来到“凯利”号上。不久，海军部派来的两只拖船赶到，它们拖着“凯利”号返航。在途中，“凯利”号又遭德国空军的轰炸，真可谓“历尽磨难”。

终于，“凯利”号在被鱼雷击中 90 多个小时后，奇迹般地回到了英国。傍晚时分，当“凯利”号进入泰因河时，两岸挤满了人群，“一路上受到了欢呼”，人们向英雄的“凯利”号致意。

尽管在这次行动中，舰长蒙巴顿在指挥上有失误，如发出了一些没有必要但却引起敌方怀疑的信号，但他从灾难中

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坚定、勇敢和精湛的航海技术。蒙巴顿的功绩得到了公众的青睐，也得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赏识。

海军部决定重新修复“凯利”号。也许从经济角度看，把舰丢弃再建造新的更为划算。但是，“凯利”号所体现出来的坚持到底、百折不挠的精神，对于士兵、海军乃至整个国家都是不可估量的。七个月后，修复一新的战舰“凯利”号再次离开赫本码头，奔赴新的战场。已经被分配到其他军舰的前“凯利”号船员纷纷返回“凯利”号，其中大部分人来自更安全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他们之所以回来是因为“这是上帝的召唤，我们爱‘凯利’号，愿意在迪基手下干”。

1941年4月，“凯利”号随第5驱逐舰队离开朴茨茅斯，前往地中海。由于纳粹德国闪击波兰、比利时、法国陷落，意大利宣战，地中海的制海权已成问题。到了马耳他后，蒙巴顿发现这块熟悉的土地已被战火毁坏得面目皆非。德军飞机日夜不停地狂轰滥炸，他们已完全掌握了地中海上空的制空权。

5月初的一个夜晚，“凯利”号奉命袭击驻泊在本华兹港内的德国舰船。在夜色的掩护下，“凯利”号悄悄驶到港内防波堤的出口处，突然齐射。由于事先已将舰炮的方位设置好，因此几次齐射便击沉了港内大部德国舰船，然后在德军岸防部队作出反应之前，迅速撤出。

1941年5月20日，德军对克里特岛发起了海空协同进攻。英军守岛部队28600人，其中大部刚从希腊撤出，武器弹药严重不足。德军则是空降了一支16000人的精锐伞兵部队，另有7000人渡海进攻。皇家海军的任务就是要对付这

7000人，而最大的困难就是德国空军的轰炸。

5月21日晚上，“凯利”号随舰队出航，与其他军舰一道击沉了一艘德国潜艇。蒙巴顿一直守在舰桥上，整夜没睡。当天夜里，皇家海军已歼灭了一支德军运输队，消灭德军4000人。5月22日凌晨，德军开始轰炸地中海舰队，英军有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被击沉。当天下午，“凯利”号接到岛上被围部队发来的信号，以30节的速度驶向预定海域，击沉了两艘满载德军登陆部队的大帆船。

5月23日凌晨四时，“凯利”号和“克什米尔”号奉命炮轰位于马莱姆的一座德军占领的机场，行动取得了成功。破晓之际，德国空军开始大规模报复行动。上午八时整，二十四架德军轰炸机出现在天空。“天哪，有这么多！”蒙巴顿惊叫起来。

德国飞机飞得很低，几乎擦到了“凯利”号的舰楼，船员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挂在机腹下的千磅大炸弹。“凯利”号上所有的对空武器猛烈开火，然而密集的俯冲炸弹还是击中了它，舰上浓烟四起，烈焰翻腾。蒙巴顿对着麦克风大喊：“我们已经中弹，继续射击。”

“凯利”号继续以30节的速度前进，但不久即开始倾斜。在倾覆之前，“凯利”号上的所有武器都在轰鸣，蒙巴顿一直站在驾驶台上，手中紧紧握着操纵杆，当德军飞机用机枪对舰上扫射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甩掉了自己头上戴的钢盔；船员们也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直到涌进来的海水把他们冲走。

在240名船员中，有130名随“凯利”号沉没或因伤而

死，幸存者被其他军舰救起。蒙巴顿筋疲力尽，遍身是伤，海面上漂浮的机油使他的双眼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失去战舰和部下的痛苦折磨着他。

在奉海军部之命返回英国之前，蒙巴顿来到病房与他的部下们告别。当受伤未愈的水兵们相互搀扶着排成队列之时，蒙巴顿心潮难平，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他说：“现在‘凯利’已和我们的一大半战友一块沉入了海底，她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她没法继续完成了。这就促使我们用更坚强的意志去战斗。

“你们很快就会被派往其他军舰，当你们投入下一次战斗时，别忘了‘凯利’，当你们发射出每一发炮弹时要高喊‘凯利’！这样‘凯利’的精灵就会一直激励着我们，直到战争的胜利。”

## 第三章 三栖将军

### “唯有你的目标是进攻”

“凯利”号被德军飞机炸沉后，蒙巴顿怀着悲痛的心情返回英国。海军部给了他几个月的假期，并预任他为“辉煌”号航空母舰舰长。当时，“辉煌”号正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造船厂检修，完工的日期是1941年11月。这样，丘吉尔首相希望蒙巴顿到美国去走一走，做一些宣传工作。此时虽然英美两国实际上已经建立了稳固的盟国关系，亦已与纳粹德国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但美国尚处在战与不战的困扰中。

8月26日，蒙巴顿动身前往美国。10月初，他有幸参观、巡视了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号称“太平洋堡垒”的珍珠港。在参观中，蒙巴顿发现该基地的海空立体防御体系太脆弱，关切地向美国同行们指出珍珠港对空防御力量严重不足。对于来自空中进攻的教训，蒙巴顿刚刚领教过。

10月10日伦敦来电，丘吉尔电示蒙巴顿：我们要求你立即返回接受某项使命。对于蒙巴顿来说，更关心的还是“辉煌”号航母，没有比重返海洋指挥航母更为现实和紧急的了。回到伦敦后，蒙巴顿接受的新使命就是接替年近七旬的海军元帅罗杰·凯斯勋爵，任两栖联合作战总部的负责人，主要

工作是制定和实施以登陆为核心的两栖联合作战行动。

起初，蒙巴顿还念念不忘他的“辉煌”号，更愿意承担航母舰长的职务。丘吉尔大发雷霆，同时又施展其口才，充分向蒙巴顿解释新任务的重要性：“你的主要使命是准备进攻欧洲大陆，因为除非我们在大陆上打败德国人，否则便无法赢得战争的胜利。”“现在英国所有的各级司令部都在考虑防御，防备德国人打到英国本土，唯有你的目标是进攻。为此目的，你应该建立和完善机构，筹划装备，寻找基地，建立新的训练营地，预选进攻登陆的地点，等等。你不要考虑防卫，所有的精力都应集中于进攻。”

在面临德军入侵，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在担心如何坚持下去的时候，丘吉尔这种超乎寻常的战斗精神使蒙巴顿感到振奋，也感到了自己肩负的重任。关于对蒙巴顿的这个至关重要的任命，丘吉尔在日记里写道：“虽然蒙巴顿还只是个海军上校，但他的业绩与才华已经表明他适合这一职位。”

蒙巴顿随即被晋升为海军准将，其职权被规定为：在参谋长委员会的全面指导下，（1）在与联合作战的计划和训练有关的一切方面和各个阶段担当技术顾问；（2）负责协调三军联合作战的全面训练计划，指挥联合训练中心和训练学校；（3）研究各种形式的联合作战的策略和技术进展情况，从小规模的突袭直至大规模地进攻大陆；（4）指导和监督联合作战所专门需要的各种技术装备的研制和发展。

蒙巴顿上任后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并给自己订出了主要的工作目标。首先是要搞好与参谋长委员会的关系，从而尽可能多地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蒙巴顿知道委员会成员多

是功成名就而思想保守的当权者，自己的举措不能与他们的设想一致，便将一事无成。其次，自己刚从一个年轻的驱逐舰舰长一下子提拔到白厅，为免得与掌权的元老们争权，要把注意力多多放在具体技术和战术上。最后，蒙巴顿决心使联合作战总部成为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联合作战总部的军官不是海军、空军或是陆军派驻总部的代表，而应该把他们对各自军种的忠诚转化为一种团体精神，转化为对联合作战总目标的绝对服从。蒙巴顿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着。他最初时每天工作在 12 小时以上，还经常睡在办公室里。在此期间，联合作战总部的面貌焕然一新，蒙巴顿在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成功。与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们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支持了诸项对现代战争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如水陆两用坦克和装配式补给船浮动码头等。很大程度上制止了讨论某一作战行动时各军种为自己的部队争辩的习惯，尽管要完全消除各军兵种之间的冲突和猜忌并不容易。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参观了蒙巴顿的联合作战总部和部队后，对这个英军单位内各军兵种的整合程度感到吃惊，他问蒙巴顿：“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蒙巴顿不无风趣地答道：“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都使用同一种语言。”

蒙巴顿接受任命后的第一次突袭行动是袭击挪威南部的瓦格索岛，目标是进入该岛的船只和少数小型工业设施，任务并不算十分重要，但这是三军共同计划和执行的第一次行动。结果这次行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后来又组织了几次规模不大但很成功的袭击，如突袭布吕讷瓦勒占领了德军的一座雷达站，袭击纳泽尔炸毁了可能为德舰“蒂皮茨”号提供

掩蔽的干船坞等。

丘吉尔对蒙巴顿处理事务的举措比较满意，他感到自己选择年轻人的正确性得到了证实，现在应该进行下一步了。

1942年3月4日，蒙巴顿奉命前往唐宁街首相官邸见丘吉尔，首相通知他将担任联合作战最高指挥官，并兼任参谋长委员会里的第四参谋长，被授予海军中将、陆军中将与空军中将军衔。蒙巴顿成了英军历史上第一个同时获得三个军种军衔的将军。

对于蒙巴顿得到三栖将军的头衔，英国军界元老们颇有微词，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还写信给首相不同意这种不合常规的晋升方式。丘吉尔则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联合作战最高指挥官应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参谋长委员会会议，而联合作战又是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形式，让蒙巴顿有三个军种的军衔，可以使他工作时更方便、更有权威。

得到三栖将军的称号，蒙巴顿自然十分高兴。不过，为了平息元老宿将们的议论，他向首相表态说，这一工作结束后，应允许他回到本来的军阶，仍去指挥一艘兵舰而已。其实蒙巴顿内心的喜悦是无法掩饰的，他曾写信告诉女儿帕特里夏说：“我现在走到哪里都佩戴着海军中将军衔的纹徽，我感到很自信。纳尔逊以后最年轻的海军中将是贝蒂勋爵，授衔时他44岁，我现在比他那时还年轻。这难道不使你感到惊讶吗？尽管陆军和空军要我穿上陆军中将与空军中将军衔的制服，我现在还感到不好意思，自觉资历尚浅。”

再说41年底由于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美国已正式卷入战争。对此丘吉尔和蒙巴顿都觉得很兴奋，因为美国一

宣战，意味着他们反攻欧洲大陆的“白日梦”可以变成一项战略性计划了，尽管还需要时间。接下来，蒙巴顿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联合作战总部，英国人将同法国人、美国人、加拿大人及其他国家的盟友密切合作，凭着对共同事业的忠诚和超越本国利益的努力，在重新征服欧洲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 迪耶普悲剧

蒙巴顿的一生中，有两件事遭到了公众最严厉的批评。一件是后面要讲的印巴分治方案，另一件就是惨遭失利的迪耶普袭击行动了。

从1941年6月22日德军进攻苏联起，苏德战场成了大战爆发以来的主要战场，德军仗着机械化装备的优势，很快占领了苏联的大片国土。苏联红军与德军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异常残酷的交战，苏军迫切需要英美军队在西欧发动进攻，造成德军两线作战的态势，以扭转战局。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要全力支持俄国人打败纳粹德国是没有异议的。但丘吉尔首相对在法国沿岸登陆作战开辟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态度并不积极。一方面，他强调英军进行大规模登陆行动的困难，认为整个法国海岸都“大炮林立，布满了铁丝网、坚固火力点和岸防地雷”，要突破这道“大西洋壁垒”代价太大；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老牌的反共政治家，他也希望在长期战争中削弱纳粹德国的同时，削弱共产党苏联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蒙巴顿追随丘吉尔策划着英军的北非登陆

计划，从而使近期在法国北部的登陆作战计划告吹。对于英国人的这些举动，斯大林进行了谴责。由于美、俄曾就尽快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签署过协议，现在又没有真正履行，罗斯福总统觉得自己的信誉受到了损害。为此，聪明过人的丘吉尔想到应做点动作来弥补一下，他决定在法国北部搞一次行动。这次行动的目标军方早已选好，即法国北端濒临拉芒什海峡的港口小城迪耶普，当时该城的人口还不到3万。进攻这个城市，是蒙巴顿的联合作战总部平素拟议出的一系列作战预案中的一个，行动的总指挥自然非他莫属。

丘吉尔作出这一决定，想以此平息一下斯大林的愤怒，同时也给罗斯福挽回点面子，这或许就是进攻迪耶普的首要政治考虑。再一点，如果这次进攻失败，丘吉尔觉得正好向俄国人证明在法国沿岸夺占登陆场是如何的困难。该行动在军事方面的考虑，是试验登陆作战的新技术和战术，还有就是“锻炼”一下将要参战的加拿大军队。英国的将军们认为，加拿大军团开入英国已达两年，整天在驻地无所事事，不是酗酒打架，就是与英国姑娘们调情，引起了驻地周围居民们的不满，这次要他们上阵流点血来“保持士气”。可见，这种作战目的上的含混多重与不明确性，就是迪耶普行动注定要失败的原因之一。

1942年5月底，蒙巴顿指示联合作战总部的参谋们着手制订详细的登陆进攻计划。按照蒙巴顿的设想，登陆部队由英国1000名突击队员和5000名加拿大士兵组成，连同轻型坦克在内，在海军舰炮和空军轰炸机的掩护下，于距离迪耶普一二海里远的侧面实施登陆，继而进行翼侧同心攻击，同

时派伞兵部队在迪耶普背后伞降，以牵制对方。并规定整个行动为 15 个小时，然后迅速撤离迪耶普。

6 月上旬，蒙巴顿的这个方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进行修订。而此时蒙巴顿本人在丘吉尔的安排下正在访问美国，主要是向罗斯福总统解释“1942 年英军登陆作战的困难”。6 月中旬，蒙巴顿审查参谋们参照各方面的意见而修订出的最终作战方案时大失所望。他原案中的主要环节和手段几乎都做了“变通”甚至否决。侧面进攻被陆军本土部队的将领们否决，改为正面的直接进攻；进攻前的空中轰炸被加拿大和空军的指挥官取消，理由是空中轰炸会使迪耶普狭窄的街道出现堵塞，使坦克无法前进，以及轰炸目标太少，会使多数炸弹落入海上或沙滩；对大型军舰支援海军部也没有答应，只同意调拨 8 艘小型驱逐舰和一些炮艇；他原先提出的增加训练有素的英国海军陆战队兵力的意见，也在方案中消失了，登陆的主力还是那些纪律松弛、毫无两栖作战经验的加拿大士兵。然而，对人和对事从不愿过分计较的蒙巴顿，还是接受了这个方案。这一点，或许表现了他的贵族风格，但在原则问题上未能坚持己见，则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

8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行动正式开始。约 6000 名英国和加拿大士兵上船时就一片混乱，但不管怎么说终于全部登上了从驱逐舰到扫雷艇在内的 237 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下午 4 点半，海军部传来消息说，拉芒什海峡上空即将有一场大暴风雨，要求立即取消这次行动。蒙巴顿马上召集会议，年轻气盛的军官们表示既然出来了，就要进行战斗。于是会议的结果是继续行动。

说来也是运气不好，8月19日凌晨3时47分，一艘驶往迪耶普的德军护卫舰发现了蒙巴顿的船队，并首先开了火。这样一来船队在海面上失去了隐秘性，而要掉头返航则已经太晚了。

5时，登陆部队对迪耶普的强攻开始。对迪耶普海岸一带发动的攻击遭到了顽强抵抗，1个多小时以前与德舰的交火已使岸上的德军惊觉并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登陆艇内的许多加拿大士兵还没有上岸就已经伤亡，已经登岸的人员和坦克也被困住，无法抵达市内。加拿大突击部队最先上岸的554人仅有65人生还，其中33人是伤员。在迪耶普西面登陆的由洛瓦特指挥的突袭队则成功地摧毁了德军的一个炮兵连，东面的类似行动也部分地达到了目的。

晨8时起，蒙巴顿在指挥船上开始了解到前面的情况越来越糟，部队已接近于无法控制的境地。9时30分，蒙巴顿下令撤退，并请求本土空军来进行支援。幸运的是，皇家空军掌握着迪耶普上空的制空权，才使得蒙巴顿的船只和部队免遭灭顶之灾。

撤退过程同样是艰难的。德军增援部队抵达战场，火力不断加强。而英国那些匆忙间制造的登陆艇，质量低劣、功能单一，经过几番折腾大多发动不起来了。驱逐舰、护卫舰等又无法靠近沙滩，相互间的通讯联络也几乎完全中断。到黄昏时分，除了许多连船都未下的官兵外，68%登陆的加拿大士兵和20%的英军突击队员已经阵亡、受伤或被俘，其余的人多是泅水游到泊在远处的大船上，才得以逃命的。

当弹痕累累的船队在撤回英国的航程中，蒙巴顿表情冷

峻、心情沉重。但他还是保持住了最高指挥官的风度和冷静的头脑，抚慰伤员、指挥抢修机器和通讯设备，率领船队向本土驶去。几天后，战况统计表明：参加行动的 6086 人，伤亡、失踪共有 3623 人，将近 60%；更糟糕的是，参战的加拿大官兵 4965 人中，伤亡、失踪者竟达 3367 人，超过了三分之二。

作为这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蒙巴顿在当时受到了舆论的指责。对此，蒙巴顿本人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公开责备任何人，也没有试图逃避应负的责任。不过，一些真正了解事件原委过程的当事人，如丘吉尔和布鲁克等，还是尽力为蒙巴顿开脱的。德军的冯·路德斯泰特元帅后来也指出，如果英、加军队采取两翼同心攻击并辅以伞兵突击，那么德军守不住迪耶普。

8 月底，蒙巴顿召集幸存下来的军官们在联合作战总部开会，总结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面对各方的互相抱怨和指责，主持会议的蒙巴顿用有力地声音讲道：“先生们，开会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为了争吵、哭泣。实际上，如果我们真正吸取了经验教训，那么我们就什么也没失去。否则，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在联合作战总部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蒙巴顿带领部属们总结了三条重要的教训：（1）登陆行动在进攻的开始阶段不能把宝押在占领港口上；（2）支援登陆作战提前轰炸至关重要；（3）对登陆艇仅作临时性安排是不够的，应保持一支永久性的海军攻击部队。

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对于不到两年后盟军发起的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并非无足轻重。局部、暂时的

失败，往往孕育着全局、永久的胜利。用蒙巴顿自己的话说，“在迪耶普每失去一条生命，就意味着在诺曼底挽救了十个人的生命”。而“霸王”战役的主要计划者之一摩根爵士则明确宣称：“没有迪耶普之战的血泪，诺曼底登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在诺曼底顺利登陆后的第六天，马歇尔给当时已任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蒙巴顿拍去一份私人电报：“今天我们去法国视察英美军队。我们乘船从舰队之间穿行而过，部队源源不断地开上了法国土地……在此时刻，我想告诉您，这一伟大行动的成功应部分地归功于您的贡献及您在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参谋们的出色工作。”

## 西西里岛登陆

由于迪耶普之战失利，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议论。蒙巴顿感到身心疲惫，他请求卸去在联合作战总部的重任，而重返海军去指挥一艘稍大些的军舰足矣。但丘吉尔没有答应他，而是要他赶紧集中精力投入制订“火炬”作战计划的工作。

“火炬”行动是1942年7月下旬，由丘吉尔和霍普金斯（代表罗斯福总统）等在伦敦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正式决定的，行动要求英美部队同时在阿尔及尔和摩洛哥登陆。蒙巴顿成了制订该作战计划的关键人物，因为在关于登陆作战问题上他还是最有发言权的。1942年11月8日，也就是迪耶普之战两个多月后，“火炬”行动正式实施。英美两国把13个师及辅助部队总共近50万人的兵力，投入登陆行动。由于驻北非的法国维希政权的军队，对盟军的登陆只是作了象征性地抵

抗，所以“火炬”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天之后，英美军队便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一些战略要地。与此同时，蒙哥马利率英国第8集团军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以西的阿拉曼，击败了德军隆美尔将军指挥的轴心国非洲军团，并将其逐出埃及。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英美首脑于1943年元月13日在摩洛哥名城卡萨布兰卡举行会晤，确定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英美双方最终决定：北非战役结束后，英、美军队在西西里岛登陆，实施“哈斯基”战役，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尔后实施地中海战役。这实际上是英国人的如意算盘，这样一来要英美军队在法国北部登陆开辟战场的事就自然得推迟了。而在这当中，除了丘吉尔本人的雄辩才能外，蒙巴顿以他两栖作战专家的身份发挥了特殊作用。

1943年5月，蒙巴顿随丘吉尔赴华盛顿再次与罗斯福会晤。首相之所以总是带着他去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觉得蒙巴顿的贵族风度和与罗斯福私人感情融洽，会使美国人喜欢。同时，首相也有意让蒙巴顿在重大场合表现一下，尽量让更多的盟国军政上层人物知道和了解这位资历尚浅的英国将军。这次会谈，双方决定彻底放弃英美军队年内在西欧登陆的计划，而将它推迟到1944年5月以后再大规模在法国登陆。

对于这个决议，斯大林自然不能容忍，随即致函罗斯福和丘吉尔，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甚至临时召回了当时驻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

丘吉尔不顾斯大林的抗议，仍坚持原计划不变。由于进攻西西里岛的行动预定于当年7月份开始，所以准备工作就

显得非常紧迫。蒙巴顿作为作战计划的具体制订者，从华盛顿一回来，便投入了通宵达旦的工作。为了协调作战计划，他还去了非洲，与当时在那里的艾森豪威尔、亚历山大、蒙哥马利和巴顿将军，进行了多次磋商。

占领北非前，英、美在地中海地区只控制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等几个据点；而德、意掌握着北岸的撒丁岛到多德喀尼斯群岛，在南岸占有的黎波里至埃及，法属北非实际上也是德意的重要据点。这样，地中海两岸的德意据点呈现对英美据点的包围态势。盟军占领北非后，整个地中海的战略形势改变了：英美重新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北非可为进攻南欧提供空军基地和陆军集结及出发点；意大利完全暴露在盟军的袭击之下，德意在突尼斯的 8 个师投降后，更削弱了意大利的防守能力。抓住这个有利形势，确定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役，从军事角度看应当说是正确的。

蒙巴顿他们在制订西西里岛作战方案时，首先是要想法使德军的注意力集中在撒丁岛而不是西西里岛方面。在 6 月份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情报人员在西班牙海岸附近丢下一具英国军官尸体，死者身上的公文包里装有很多文件副本，其中有一封英国参谋部给盟军副司令亚历山大将军的信，信上提到英军将在撒丁岛和希腊登陆，但在“佯装计划”中，要使德国人相信盟军进攻的是西西里，云云。希特勒本来就认为盟军很可能在撒丁岛登陆，因为那里既可以进攻意大利又可以进攻法兰西，英国人的这一骗局更加深了他的判断。据此，他把德军第 1 装甲师从法国南部调到希腊，把新成立的第 90 装甲榴弹炮师调到撒丁岛。而在西西里岛仍只驻有 2 个

德国师和 4 个意大利师。

意大利的西西里岛，面积近 3 万平方公里，人口数百万，是地中海中最大的岛屿，地处亚平宁半岛和北非之间。它东与意大利本土重心的亚平宁半岛仅隔 3 公里的墨西拿海峡，因此开战后守军很容易获得增援。为此蒙巴顿他们的登陆战役计划很庞大：将动用 13 个师、3 个独立旅和 5 个特种侦察登陆支队；空中力量包括 4000 架各种战斗机和 1500 多架运输机；运送登陆部队和作战物资及掩护部队登陆的各类舰只达 3200 艘。

6 月下旬，盟军飞机对西西里岛上的 30 个机场实施了昼夜轰炸，到登陆前已取得了西西里岛及意大利南部的制空权。

战役于 7 月 9 日打响。是时黄昏，盟军在马耳他岛东西两侧结集部队，动用舰只约 1500 艘。英国海军出动“无敌”号和“无畏”号航空母舰、6 艘战列舰等大型战舰掩护攻击部队。航空母舰还向希腊方向佯动，迷惑敌人。夜晚，在西西里岛南侧空投伞兵部队，抢夺滩头阵地。10 日凌晨，盟军开始大规模登陆，其中包括蒙哥马利的第 8 集团军、巴顿的第 7 集团军所辖的部队。

由于意军士兵士气低落、无心打仗，海滩防线很快就被冲破，甚至有成群结队的意军跑到第 8 集团军的地域来，以求生路。11 日，蒙巴顿和蒙哥马利随后续部队一起踏上了西西里岛，他看到许多自己一手搞起来的两栖作战工具在登陆过程中大显身手，内心十分愉快。

接下来，登陆的盟军部队与德、意守军在岛上进行了争夺战，有些地区的战斗还相当激烈。7 月 22 日，巴顿率部占

领了首府巴勒莫。8月16日，盟军部队攻进了墨西拿。到8月17日，整个西西里岛已掌握在盟军手中，尚未被歼的大约4万德军和6万意军仓皇退往亚平宁半岛。

历时38天的西西里岛战役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结束。盟军在战役中锻炼了部队，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5000多人牺牲，1万多人受伤。

西西里岛登陆战役实现了其政治目的：意大利退出了战争。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代之而起的皮特洛·巴多格利奥上台后表面上因担心德军攻占意大利而继续抵抗盟军，但已与盟军进行了秘密联系，试探求和。而希特勒又毫不客气地占领了意大利。从军事上看，由于西西里岛被盟军占领，德国人彻底丧失了在地中海的制海和制空权，地中海实际上又成了英国的“内湖”。

## 第四章 临危赴任

### 最高统帅

1943年8月中旬，西西里岛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蒙巴顿和丘吉尔首相及参谋长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乘坐“女王玛丽”号前往加拿大的魁北克，参加与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成员的会谈。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制订抗击德、日法西斯的宏伟战略。在穿越大西洋的旅途中，蒙巴顿除了不时被首相叫去回答有关的问题外，就是紧盯住同船的舰队司令宠德将军不放，要他说出让自己返回军舰任职的确切日期。

在这次英美首脑会谈中，在美方的坚持下，英国方面终于同意通过了代号为“霸王”的战略计划，规定盟军于次年5月1日在诺曼底登陆。魁北克会谈也涉及了远东战局，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计划人员还首次提出关于击败日本的联合计划。出于平衡英美双方在东南亚地区利益的考虑，丘吉尔提议建立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由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没有什么作战部队，也不打算再派多少部队去那里，美国的原则是不为恢复英帝国的势力范围而作战，所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司令一职自然得由英国人担任。

会议末期的一天，蒙巴顿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与丘吉尔共进午餐。饭后，首相要蒙巴顿到他房间去谈话。丘吉尔谈起东南亚，问蒙巴顿是否愿意到那里去整顿局面。蒙巴顿以为首相让他代表英军总部去那里作短期视察和指导，便回答说：“我愿意服从派遣，但希望从那里回来后，仍能让我回舰队去指挥一艘军舰。”

他知道，自己挂过舰长之名的那艘“辉煌”号航空母舰，骨干都是从沉没的“凯利”号驱逐舰幸存者中调去的。这两年，那些老部下无时不希望他回到“辉煌”号，他也一直在为此努力。

丘吉尔发了脾气，对着蒙巴顿咆哮：“什么？回到海上！难道你不明白我在建议你担任最高统帅吗？”

蒙巴顿没想到首相会把这一重任委予自己，马上乖巧地答应：“感谢您的提擢和信赖。不过，在接受这一职务之前，请允许我再想一想，并征询一下其他人的指教。”

接着丘吉尔告诉蒙巴顿，罗斯福总统已经同意这一安排。

东南亚战区是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它的地位要求其最高司令官必须由上将军衔的人来担任，因为其副职已拟议由驻华美军总司令史迪威中将挂名。蒙巴顿目前的军衔还是战时中将，丘吉尔从魁北克回来后，想赶紧解决他的军衔问题。未料首先遇到海军方面的阻力，庞德当面对首相说：“关于对迪基职务的安排，我们服从你的决定。出于指挥关系的考虑，对他晋升为上将我们也可以同意，但晋升的这一军衔应当是战时的和不固定的，否则将破坏海军军官的正常晋衔制度。”丘吉尔对此表示同意，这样新任命的东南亚战区最高司令官

的正式称呼是蒙巴顿海军上将，而不是路易斯·蒙巴顿上将勋爵。

不过，这一称呼带来的荣耀，已经令蒙巴顿本人格外振奋了，他说：“一位海军军官被赋予陆军和空军的最高指挥权，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然而欣喜之余，想到要远离本土去肩负独当一面的重任，蒙巴顿又有些惶恐不安。

东南亚的局面确实需要整顿。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泰国、香港、马尼拉、吉隆坡和新加坡，盟军到处惨遭败绩，狼狈不堪。1942年4月，英军及其印度雇佣军队基本上被赶出了缅甸，只是由于指挥撤退有方和中国入缅军队前来侧援救应，才避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缅甸沦陷后，日军又挥师西进，直扑印缅边境。

丘吉尔开始重视东南亚战事，担心如果日军控制了缅甸而闯入印度和印度洋，则“将造成我们在整个中东的崩溃”。所以他一再要求印缅英军，要坚决把日军遏止在缅甸，尤其不能让它越过英帕尔——科希马一线进入印度境内。当时的英国远东驻军总司令韦维尔上将也试图建立起一支有生力量来抵挡日军，然后再进行反攻，然而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北非和欧洲战线，英美军队及苏军已逐步转入反攻阶段，丘吉尔抱怨东南亚战事拖了整个战争的后腿，批评在那里的英国将领们“一心在夸大困难”。因为实际上，驻在印度的6个师和进入缅北的几支中国远征军部队，在人数上已略微超过了驻在缅甸的5至6个日军师团，盟军在这一地区的飞机数量也比日军要多。他们在军事上频频失利的原由，在于训练不足，指挥不力，还有更主要的就是精神上不能战胜

对手。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43年10月2日，蒙巴顿启程飞往东方上任。在宽大而简陋的“马可·波罗”号机舱里，蒙巴顿“一想到我已经成为大英帝国重返亚洲发动反攻的外在和实在的象征，在飞越印度海岸的时候，不禁感到一阵激动”。除了印度，给他规定的作战指挥权包括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湾、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这些地方都是英国在战前的殖民地或传统势力范围。除了印度、锡兰和缅甸境内靠近钦邦山和若开的一片狭长区域以外，整个地区都被日军所控制。但是蒙巴顿坚信，他将执行对他的指示，把日本人赶出这一地区。

抵达德里后，蒙巴顿首先整顿他的最高统帅部，一改原先那种杂乱、懒散的状况。他还按照此前在联合作战总部的作法，把来自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参谋人员合在一起，组建了联合参谋班子。这对于已经习惯了掌握和使用自己的一套参谋班子的各军种负责人有些不快和别扭。老手和新人之间的矛盾也是可以想见的，前者认为蒙巴顿从伦敦带来的参谋们鲁莽、傲慢和不稳重，而后者则说对方懒惰和低效率来作为回敬。“但是，蒙巴顿和我合作得很好，”驻印英军司令奥金莱克这样说。还有那位韦维尔上将这时也仍在印度，伦敦给他的新职位是出任印度总督，他虽不反对蒙巴顿来此赴任，但仍疑惑地观察着这位年轻的海军上将。英国内阁则希望韦维尔总督、蒙巴顿和奥金莱克成为“不可分离的三驾马车”。

如果说初来乍到的蒙巴顿，在与德里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些棘手和不愉快的话，那么，那些战地指挥官则

对蒙巴顿的到来表示出了真诚的欢迎。第14集团军军长斯利姆中将说：“当我见到蒙巴顿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的形象和举止会极大地鼓舞官兵们的士气。”他们支持和信赖蒙巴顿来领导和指挥自己的部队。

蒙巴顿抵达德里后首先想到要访问中国，他认为中国战区虽不在他的指挥范围之内，但它的存在和需要将对他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此时迁都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对英国人怨气未消，原因是英军丢弃缅甸，使其失去了滇缅公路这一“国际供应线”，驻缅英军不通知中国就放弃了仰光，致使中国停留在那里的军用物资没能运走；还有当中国远征军将英印军掩护至曼德勒地区后，英国又不征求中国方面的意见而单方面向印度西撤等。因此，蒙巴顿觉得有必要安排一次重庆之行，即使达不成多少具体协议，也可以改善一下与蒋介石的关系。

10月16日，蒙巴顿飞赴重庆。何应钦上将为蒙巴顿接风洗尘，同重庆老百姓奄奄一息的悲惨生活相反，欢迎宴会丰盛得奢侈之极。

蒋介石在位于嘉陵江南岸的黄山别墅会见了蒙巴顿。蒙巴顿对蒋介石奉承道：“尊敬的先生，我还没有完全安排好在这里的事务，就赶着来拜访您了。我认为自己必须尽可能地前来听取您的意见，希望您多予指教。”接着又说了其他一些溢美之辞。

蒙巴顿于3天后离开重庆，这次访问除了笼统地表示友好之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

## “计划”制造家

蒙巴顿的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在韦维尔原指挥机构的基础上组建的。从重庆访问归来后，蒙巴顿就着手理顺指挥系统、协调各种关系以及明确不同人员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分配。经过一番调和与努力，蒙巴顿总算坐稳位子并行使职权了，下一步就是要具体计划重新夺取缅甸的方案。

在东南亚作战问题上美英两方的态度和观点不尽相同。美国人认为，中国的战争牵制了日本大量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并且中国早晚会作为反攻日本的基地，因此中国的战事符合盟国的最高利益。作为美国派驻中国的最高军事负责人，史迪威将军认为下一步应在缅北、起码首先在滇缅边境地区彻底肃清日本军队，恢复中国通过那里至印度的陆路国际交通线。而对英国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印度，“放弃一百个缅甸也不会比丢掉一个印度重要”。丘吉尔之所以关注缅甸战事，主要是因为担忧日本力量在那里巩固后会西进印度，除此之外是无所谓的，更不想“为中国人看守缅甸的大门”。所以伦敦方面要求蒙巴顿把反攻缅甸作为跳板，进而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而对美国人来说，这些目的却是毫不相干的，反倒提出殖民主义的冒险应当避免，美国的人力物力可不能用于非原则性的劳民伤财的计划之中。美国人还不无讽刺地说，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英文缩写 SEAC 应当读作“拯救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蒙巴顿发觉要自己执行的是两种互相分离互不相容的政策。

蒙巴顿做为一位来自海军的将领，除海战外，若干年来蒙巴顿又潜心钻研并熟悉了两栖登陆作战。来到东南亚后，蒙巴顿也认为只有通过海上进攻和登陆才能击败日本人，而在缅甸的丛林中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却不是英国人的专长，打起来不会占上风。要夺取缅甸南部以及仰光，应采用两栖登陆进攻的作战模式，这与蒙巴顿本人的专长有关。而史迪威则认为年轻人爱出风头。因为在缅北的深山密林里，无论怎样苦战和取得多么大的战果，除了中国之外恐怕也不会引起什么国家的舆论反响，而在浩瀚的海洋上实施两栖作战，一举拿下新加坡、占领缅甸首都，便会一鸣惊人。

显然，英美对“缅甸的事情有点儿南辕北辙”。丘吉尔是以夺取苏门答腊为目标的“毛瑟枪”行动的热心支持者，他称夺取苏门答腊后，就会对驻缅甸的日军形成侧翼包围，并可以进攻新加坡。而罗斯福总统则认为，英国在东南亚的这种战略会妨碍打通陆路援华运输线的计划，美国无意提供帮助。

蒙巴顿知道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大规模海上作战所需要的大部分装备，那么两栖作战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蒙巴顿按首相意图拟订具体计划时，发现到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比目前能够得到的要多得多。这时伦敦又发来电报，说由于从欧洲和其他地方抽不出部队和物资提供给东南亚，指示暂时冻结这次行动。蒙巴顿也没有抱怨什么，他把“毛瑟枪”计划暂时放在一边，开始寻找适合他部队作战的新目标。

1943年11月23日，美英中的首脑会议在埃及的开罗召开，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在会上，蒙巴顿提出了名叫“锦标

保持人”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的行动包括：中国第 22 师和第 38 师从雷多进军（这个行动那时已在进行中），同时要求在 1944 年 1 月中旬，英第 15 集团军在若开地区向前推进以占领改善的防线；英第 4 集团军向茂功、明塔、锡当进军，尽可能向东南推进；2 月，上述 3 支长距离的突破部队开始进攻，伞兵部队于 3 月中旬占领英部，然后空运印度第 26 师据守该地。这个作战计划还原则上确定在孟加拉湾进行两栖登陆作战。

蒋介石不同意这一计划，而再次提出了“南北缅海陆同时夹击”的全面反攻缅甸的行动方案。丘吉尔对这一在缅甸进行大规模战役的建议很不热情，而罗斯福却支持蒋介石的观点。

这样，开罗会议既没有接受蒙巴顿的“锦标保持人”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全认可蒋介石的全面反攻缅甸的行动方案。最终三方确定，由中国军队在缅北发动一次代号为“泰山”的攻势，另由蒙巴顿牵头发起旨在夺取缅甸沿海安达曼群岛的代号为“海盗”的两栖军事行动。

蒙巴顿回印度后，便着手制订他的“海盗”行动计划。然而，事情又发生了变化。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和丘吉尔便飞赴德黑兰去会晤斯大林。11 月 28 日，召开了由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参加的德黑兰会议，讨论对德作战问题。在美苏的一致要求下，丘吉尔当面向斯大林保证支持实施“霸王”战役，斯大林则答应在打败德国之后立即参加对日作战。

这样丘吉尔认为，“既然俄国许诺要参加对日作战，便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力量来支持中国”。他要求取消夺取安达曼

群岛的“海盗”行动计划。蒙巴顿被告知，原定调拨给他用于“海盗”行动的登陆器材中的半数将转调给欧洲战区，原定调给他的战列舰队亦将改调他处。这给怀着满腔热情正在拟制作战计划的蒙巴顿，无疑是浇了一盆冷水。

作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自然想要在这里建功立业，而丘吉尔则从“欧洲第一”的观点出发束缚了他的手脚。他感到与首相的关系疏远了，自己渐渐失去了丘吉尔全心全意的支持。

“海盗”行动计划被放弃后，蒋介石对英国人的言而无信十分气愤，遂取消了自云南向缅甸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命令。在德里的韦维尔发现蒙巴顿从来没象此时这样的“疲倦和沮丧”。但是，蒙巴顿很快就重新振作起来，他电告布鲁克，虽然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所有的人“都对这一决定感到心碎”，然而，“我们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和高昂的士气，决心在人力物力允许的条件下尽力作战”。

蒙巴顿又开始筹划适合于他的人力物力的新计划。这次计划的代号为“猎猪”，它的规模更小，目的仅是在梅宇半岛登陆，以切断驻实兑日军的交通线。然而，接着而来的却又是一盆冷水。白厅的参谋长委员会“对此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蒙巴顿所掌握的人力物力也许有必要用于其他更重大的行动之中”。一句话，他们不同意蒙巴顿又搞什么“猎猪”计划。1943年岁末，白厅电告蒙巴顿，在印度停泊的5艘大型坦克登陆舰，其中有3艘不准他动用。蒙巴顿以为至少会把另外两艘留给他，于是又以此为基础匆忙地修改了自己的计划。岂料，白厅还是挥下了最后一刀。1944年1月7日，参

谋长委员会来电命令他取消在东南亚战区所有的两栖攻击行动，并将所有的登陆器材转运至欧洲。他的“猎猪”计划变成了“被猎之猪”，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任命蒙巴顿这位前联合作战总部指挥官为东南亚战区总司令的目的之一是领导两栖作战，而白厅出于欧洲战局考虑而发来的种种指示，实际上使蒙巴顿在这里干不了他所熟悉的事情。正如斯利姆将军后来描述的：“迪基所遇到的真正的麻烦在于，他制订的作战计划总是无法实施。在二战的最后阶段，没有一位总司令的处境如此尴尬，要他在某个基础上制订作战计划，然后又把这个基础拿走。”蒙巴顿自己在日记里发牢骚说，他的这种差事“足以使我剩下的头发都变成灰白色。我简直难以相信还会有什么人会承担如此艰巨的任务，那些对我的工作表示羡慕的人（如果有的话）一定是发疯了”。

然而，无论境况是多么地令人泄气，从外表上看，蒙巴顿却没有使自己表现出消沉的情绪。他要趁这段天赐的时机整顿他的部队、解决未来作战时将必然要面临的诸多难题。

## 重整旗鼓

蒙巴顿来东南亚战区就职的几个月中，忙于协调各种关系、参加一系列会议及制订一个又一个的作战计划。随着这些计划接二连三地告吹，他总算有更多的精力来整饬部队及解决一些对作战不无举足轻重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工作更是迫切和必要，按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磨刀不误砍

柴工。

1943年底，蒙巴顿沿着印缅边界视察了一些部队，得出的结论是首先要重振士气。因为缅甸失陷后，从那里溃退下来的几十万英、印、中部队惊魂未定、士气低落。他们已成了惊弓之鸟，对日本人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恐惧感，觉得日本军人是超人，是丛林战中的战神。所以，蒙巴顿意识到必须尽一切努力来恢复这些部队的信心，帮助他们认清自己，认清日军。

这也正是充分发挥蒙巴顿个人领导艺术和魅力的时候。他的做法是深入部队、贴近官兵，不拘礼节、气氛宽松，充满信心、鼓舞士气。只要飞机能着陆或吉普车能驶入的地方，他都要亲自去看一看。每到一地，他都要召见军官们，与他们单独谈话，详细地询问各人的情况，并且总能够找出一些彼此之间的相通之处以显示亲近。在谈话时，蒙巴顿的随员副官则默默记下对方的过去和偏好等，下次再见面前把这些交给他。所以军官们常常感到总司令如此熟悉他，又惊又喜，并佩服蒙巴顿的博闻强记。与军官们谈完了，他又去看士兵。蒙巴顿认为，士兵与军官不同，对他们不能装腔作势，也不能耍滑头，一定要真诚地对待他们。蒙巴顿通常是站在放肥皂的木箱上，大声吆喝着士兵靠拢过去。他的讲话简短而随便，使人感到他把听众当作知心朋友。他告诉士兵们，日本人也是脆弱的，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丛林居民，而是城市人，并且是目光短浅的城市人。他还会经常提到国王和丘吉尔对他说过的话，言下之意是他能够解决问题，是一位握有实权的指挥官和一位有才干的人。接着，他还向士兵们指出

在该地区进行战斗所面临的那些特殊困难、丛林作战的注意事项等等。

为了便于接近印度籍士兵，蒙巴顿还学会了一些乌尔都日常用语，然后就和印度士兵试着说一说，希望他们能听懂。这一作法在多数场合获得了成功，印度士兵们见总司令肯于说一些自己民族的语言，很受感动。特别是他们得知蒙巴顿是英王的侄子，也就是说，身上带着王室的血液，能够放下架子做其他英国军官做不到也不肯做的事，就更对他留有深刻的印象了。

在印缅地区的美军部队并不多，蒙巴顿也得亲自去看望。美国人发现，来到他们这里访问的最高统帅跟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1943年岁末，刚刚过完圣诞节，蒙巴顿去印缅边境慰问一支美军的侦察分队。美国人对能够亲眼看到这位“迷人的小伙子”感到好奇。他们想，既然蒙巴顿要留下过夜，“这位高贵而爱挑剔的指挥官一定会需要洗澡的”。他们费了好大的劲才从一个野战救护所里借来一个白色的澡盆，然后把它安置在一顶帐篷里。蒙巴顿慰问完部队后，晚上到那里满意地洗了个澡，并连连夸赞他们想得周到，说自己洗得很痛快。美国士兵们觉得，蒙巴顿既不故作高贵态，对生活也不过分讲究和挑剔。“我们发现他友好，懂得战地军人的生活，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显得宽厚而体贴，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士气鼓舞很大。”

在印度兰加驻训的中国部队，名义上也归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管辖。蒙巴顿清楚缅甸对中国抗战的价值，那里作战的主力将主要依靠他们，他需要去看望他们。中国军队的兰加

驻地，在高高喜马拉雅山脉和滚滚恒河之间，满目荒凉，人烟稀少，兵营里缺少娱乐。所以蒙巴顿每次去兰加营地访问，都让副官们带一些诸如卓别林、盖博、嘉宝、费雯丽等大明星主演的电影胶片。有了电影看，中国士兵自然非常高兴，军营里放电影，银幕竖在山坡上，正面反面都坐满了人，并不影响效果。蒙巴顿让随从的参谋们，也跟大家挤在一起共同分享艺术的魅力，以示对中国士兵的亲近。蒙巴顿还与中国驻印部队的罗卓英、孙立人、郑洞国和廖耀湘等高级军官，建立了比较好的个人关系。

尽管蒙巴顿不可能与散布于印度和印缅前线的数十万官兵都见上面，他到一群士兵中时，也不可能跟每位士兵都聊一聊。然而，听过他讲话、见到过他的官兵们，以各种渠道把蒙巴顿其人其事告诉自己的战友们，结果整个部队的官兵都知道了他们的头儿是蒙巴顿，是有信心带领他们打胜仗的人物。

其次，疾病尤其是可怕的疟疾，是蒙巴顿必须要解决的又一个难题。

印缅地区，凶恶的疟蚊往往不分白天黑夜地向官兵们发起进攻，把病毒和疟原虫散播在他们的血液中。官兵们一旦染上，便被高热和高寒轮番折磨，时而如熬炎夏，时而如坠冰窟。特别是在丛林中，“发高烧的人一旦昏迷倒下，马上有蚂蟥吸血，蚂蚁啃啮”，令人胆颤心惊。蒙巴顿经过了解发现：“小小的疟虫，现在竟是我们最主要的敌人。”因为在1943年的夏秋季节里，野战医院里病员和伤员的比例是120：1。

马上，蒙巴顿在战区司令部内设立了研究和防治热带疾

病的专家小组，并且在经费和器材方面予以充足的保障。很快新的防治药品被研制出来，改进医疗制度和治理疟蚊的措施开始收到成效。随后，他又要求印度殖民政府为前线医疗所提供更多、更好的设备，致电伦敦要求增加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

蒙巴顿视察了所有能够前去的战地医院，对值得赞扬的大力表彰，对懒惰和卫生恶劣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给官兵制定了严格的卫生措施：洗澡、理发刮胡子、打预防针及清除污垢等，肮脏的被装堆在一起，泼上汽油烧掉。他的努力取得了成果，仅仅数月病员和伤员的比例便下降到 20 : 1，1945 年所辖部队中疟疾的发病率已由 1943 年的 84% 下降到 13%。

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东南亚季风季节恶劣的雨季天气。每年从 5 月份开始，在印度洋上空积聚了一冬的暖湿气流被强劲的西南季风搅动着，气势汹汹地闯入南亚次大陆，翻滚的浓云就如一座座沉重的大山低低地挤压着地面。凶猛的暴雨像呼啸的长鞭不停地抽打大地和河流，道路被冲断，桥梁常常被卷走，低洼地变成了一片汪洋。面对这样恶劣的天气，在五月至十月期间，除了一些小规模战斗之外，战争基本处于停止状态。

蒙巴顿认为，这样一来会拖延作战计划，而且在雨季进行作战能够具有突然性。他要求专家们研制工程部队用来开辟道路和加固桥梁的特别装备，并坚持让部队做好雨季作战的精神和物资准备。后来证明，蒙巴顿在雨季作战的决定“尽管遇到了许多相反的意见，它却是在这一地区击败日本军

队的一个主要原因”。

除了士气、疟疾和季风这三个问题外，这段时间蒙巴顿需要解决的还有一个课题就是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

蒙巴顿清楚，他的通讯、人力和物资完全要依赖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而问题就在于印度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正在高涨，1942年国大党还通过了“要求英国撤出印度的决议”，对英国殖民当局展开了不服从运动。同时，日本也在利用这一点，进行“驱逐白种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蛊惑宣传。

蒙巴顿现时要做的是尽量缓和与印度人的紧张关系。他在政治上是精明的，在安抚印度人的反英情绪和反击日本的蛊惑时，蒙巴顿想到了中国人。他请中国驻印机构的人员在各城市印制、散发宣传品，宣传品中称：“现在，全世界阵线分明，一为德意日侵略集团，一为中英美苏和全世界各民族的反侵略集团，所以这一次战争为光明与黑暗之战，自由与奴役之战，正义与残暴之战！”并指出：“日本已发动了这场妄图奴役人类的不义之战，却还公然欺骗我们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南进是为了驱逐白种人，解放亚洲各民族’。这是何等卑劣无耻之诳语，中国人不是亚洲人吗？他们何以要处心积虑侵略中国？很清楚，在日本的心目中，亚洲根本不是亚洲人的亚洲，而是它所独有私占的亚洲……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日本的一切无耻宣传，巩固我们严整的抗战阵容。”这样的宣传效果较大，因为印度人相信，同样遭受过西方列强长期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不会欺骗他们。

另一方面，蒙巴顿又尽量多办一些实事来使印度人感到

满意。如 1944 年初，印度的饥荒很严重，蒙巴顿想方设法使伦敦同意派船抢运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去援救印度的灾民。这样他赢得了当地人的好感。英国与印度人的关系暂时缓和下来，蒙巴顿的部队就有了一个较稳固的后方。

到 1944 年的初春，蒙巴顿和他属下的部队已经做好了与日军作战的准备。由于他以前制订的几个进攻计划都被抛弃，现在只好对日方可能发动的攻势排兵布阵、严阵以待。

## 第五章 旗开得胜

### 若开试剑

日本的决策者们对缅甸战场是非常重视的，东条英机曾说过：“缅甸是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关键一环，是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防御屏障。”到1944年1月，日军在缅部队总共已有8个师团，而当时全缅甸的人口才1600余万。根据盟国在印度的兵力集结以及蒙巴顿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建立，日军已经感受到了盟军发动进攻的危险。为此，日军准备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乘英国驻印度军队尚不能适应丛林战之际，首先发动进攻。

为试探这一期间蒙巴顿部队的战斗力情况，日军决定先对缅西南的若开地区发动一次有限的攻势，如能成功，就可以使盟军从印度洋基地发动两栖战的可能性完全消失。

为实施若开战役，驻缅日军于1944年1月专门编组了第28军，由第2、54、55三个师团组成，军长是樱井省三中将。此时在若开前线的盟军部队是英第15军，也是三个师：英国第5师、英印第7师和第81西亚师，军长是克里斯蒂森中将。

被日本大本营称为“哈”号作战的若开进攻计划，首先要求切断英军第5师和第7之间的交通线，割裂战场后各个

加以歼灭。进攻的主力为日军的第 55 师团，其他两个师团担任掩护和预备队任务。第 55 师团在缅甸战果赫赫，是一支久经沙场的部队，师团长竹内宽中将是新上任的年轻将领，雄心勃勃。该师团拥有兵员为 20259 人，150 毫米野战炮 36 门，迫击炮 200 门，坦克装甲车 40 辆，并有 3 个航空中队负责空中支援。进攻前，樱井省三中将亲自到第 55 师团司令部坐镇部署，将该师团编成三支突击部队，并调来令人胆寒的棚桥大佐指挥主要突击部队。

与此同时，在盟军这边，蒙巴顿为了加强第 15 军的指挥力量，也选调了师级指挥官。其中经伦敦同意，将英军在埃塞俄比亚战场的英雄弗兰克·梅塞维少将，调来任第 7 师的师长。

按照樱井省三和竹内宽的部署，棚桥大佐将率领他的突击部队迅速而秘密地穿过第 7 英印师和第 81 西亚师之间的丛林，然后从背后袭取东市场，攻夺卡拉帕津河渡口，最后向南挺进以切断雅基都山口，使第 7 英印师完全陷入包围；由久保少将率领另一支突击部队，向北挺进，穿过丛林，夺取戈佩山口，切断第 7 英印师可借以突围的另一条可能的退路；由土肥少将指挥的第 3 支突击部队，则从南面进攻第 7 英印师，完成对该师的歼灭战。骄狂的日军认为有 7 天时间已足以全歼第 7 英印师，之后再由这 3 支突击部队会合以击溃英第 5 师大部。

战役于 2 月 4 日开始，战斗进程按日军指挥预想的方案发展着，第 7 英印师的侧翼遭到了包抄，交通线被很快切断。到 2 月 5 日黄昏，棚桥大佐的突击部队已逼近了第 7 英印师

的司令部。面对日军各突击部队正陆续从四面包围紧逼过来，梅塞维少将向官兵们坚定地表示：他和自己的司令部就地坚持战斗——如果需要的话，将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把刺刀，最后一名士兵。6日破晓时分，日军高喊着口号冲了过来，双方混战一团。由于英印士兵的顽强抵抗，终于打退了从各个方向冲向师司令部的日军。上午10时左右，日军调来了重型迫击炮和平射步兵炮，开始对英军阵地进行轰炸。梅塞维认为撤离时机已到，便在销毁了文件和无线电装备后，分成小批悄悄地向师后勤补给地信兹维亚转移。

第7英印师的后勤掩蔽所建在一座灌木覆盖的小山上，周围是一片稻田开阔地，由英第5师第9旅负责防守。指挥官们奉命带领各自的部下构筑工事，布设铁丝网和障碍物。旅长埃文斯要求部下坚持战斗，直到援军赶来。他将拥有的一些轻型坦克和火炮作环形部署，并派步兵掘壕守卫。梅塞维少将和师司令部的其他人员到达这里后，又通过无线电指示另3个旅向这里靠拢。

日军攻陷了第7英印师司令部后，以为全歼这个师已指日可待。东京的报纸、电台大肆渲染，“向德里的进军已经开始！”“棚桥，若开的胜利者！”但是，蒙巴顿向伦敦发誓，这次战役一定要打胜，绝不能重演失败！当有人猜测梅塞维已经阵亡时，蒙巴顿却肯定地说：“他还活着。我不相信一个在埃塞俄比亚战场上的英雄，会被一名叫棚桥的日本大佐打败”。蒙巴顿要求驻印空军，只要气象条件允许，要全力向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和空投补给品。

2月7日上午，日军向信兹维亚一带的阵地发起进攻，但

很快被对方防御圈上的坦克和大炮击退。随着越来越多的日军增援部队穿过丛林来参战，进攻势头日见凶猛。在这种情况下，英印士兵仍保持着高昂的士气，往往是炮火轰击之后，步兵随即端起刺刀，勇猛地冲向敌人。而在短兵相接、难解难分的格斗和拼刺中，身材矮小的日本兵通常败于那些身高体长的英印士兵手下。激战两天后，妄自尊大的日本人已经意识到：战局的发展不尽符合自己的如意算盘，这次英国人既没有惊慌失措，更没打算撤退，而是坚毅果断地在进行抵抗。

日军开始动用飞机进行轰炸和扫射，但很快蒙巴顿的空军出色地顶住了日本空军，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掌握了这一地区的制空权。到2月11日，争夺后勤掩蔽所的激战已持续了5天5夜。按照樱井省三进攻前的要求，这时应该把第7英印师消灭掉了，但实际上梅塞维仍坚定地抗击着日军。此时，仅带着7天给养的各支日本突击部队，则处于缺粮少弹的困境。

蒙巴顿电告梅塞维：“只要坚守住，你们就可以创造历史，就可以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同时，他和吉法德上将、斯利姆中将一起会商增援问题，英军的策略是：让第7英印师作为一只铁砧顽强固守，而让后备部队象铁锤一样把对方击碎。

2月13日，英军第5师的一个前卫旅开始打进雅基都山口；北面，英印第26师的2个旅从吉大港出发向前线挺进。在这几天的交战中，梅塞维的指挥所已被日军的炮火炸成一片废墟，他不停地转移着自己的指挥位置，手下的参谋们也死伤不少。正在他感到精疲力竭的时候，2月17日，北面和

西面不断传来隆隆炮声，第5师和第26师的增援部队赶到了。日军感到自己的两个师团有遭到反包围的危险，便逐步分批开始撤退。

2月24日，英军第5师完全占领雅基都山口。蒙巴顿直辖的第21、第224英国飞行团，对地面的火力攻击也愈来愈猛烈。樱井省三被迫把大部队分散成一股股小部队，试图穿过丛林逃跑。日军在撤退过程中，又遭到冲杀出来的第7英印师和向南进逼的英印第26师、第36师的夹击，全部被歼。投入对梅塞维部队主阵地进攻的7000名日军官兵，至少有5000人死在丛林里，其中有些是饿死或是病死的。

经过20来天的战斗，樱井省三中将不得不承认，这次若开战役日军失败了。整个战役中，盟国部队表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意志，英国的、印度的、非洲的及廓尔喀族士兵，为了自己的生存和打败日本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梅塞维的第7英印师蒙受了二三千人的伤亡，但他们在各路援军的配合下，使日军遭受了比自己大二、三倍的伤亡，还生俘了500余名日本兵，这在缅甸战场确是闻所未闻的。蒙巴顿在给妻子埃德维娜报告胜利的信中，写道：“这要归功于我们军人的高昂士气和勇敢精神。在几乎同样的情况下，他们以前曾狼狈而逃，因此我认为东南亚盟军总部已经证明了它的存在的必要性。”

在相隔半个地球的英国伦敦，丘吉尔及白厅的高级将领们闻知胜利的消息后，纷纷打电报来表示祝贺。丘吉尔在给蒙巴顿的电文中说：“这对于从事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各阶层人士、各民族人民来说，都必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战役结束后，盟军总部及时总结作战经验。他们认为，取胜的关键是两个方面的。一是这次若开战役中己方的空中力量得到了很大加强，特别是在后期，盟国空军掌握了制空权，并对地面部队实施了有力的火力支援，正是由于如此，才使处于敌后的部队能够坚持和固守；二是英印军队的士气经过整饬已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不喜欢吹捧人的第15军军长克里斯蒂森中将，战役结束后也对蒙巴顿说：“和我交谈过的许多军官和士兵都说，你对若开的鼓舞人心的访问是他们在关键性的三个星期内保持战斗意志和士气的重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鼓舞士气，在作战人员中树立英雄主义的榜样，蒙巴顿又利用他与王室的特殊关系，使国王批准向10多位参战有功人员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在一次战役中，有这么多人获得这一殊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在任何其他战区都没有过先例的。

## 激战英帕尔

若开战役刚刚结束，蒙巴顿的司令部便发现日军在阿萨姆边境地区的缅甸一侧集结重兵。1944年3月8日，也就是若开地区的战火平息才10余天，日军第15军所属的3个师团及配置部队近10万人便越过亲敦江攻击印度境内，揭开了英帕尔战役的战幕。

日本大本营将英帕尔战役命名为“乌”号作战，积极主张发动这次战役的是陆军少壮派将领第15军军长牟田口廉也中将。在牟田口率部进行战役准备期间，2月26日，他听

到了樱井省三的第 28 军在若开战场上失败的消息。不过他认为，若开之战已使蒙巴顿掌握的几个师的预备队投了进去，现在他们还陶醉在胜利的兴奋之中，来不及调到北面来，他正可以趁此机会奔袭英帕尔。

日军对印度的进攻为什么首先选择英帕尔呢？这是由英帕尔的战略地位决定的。英帕尔是东印度的主要边境城市，位于吉大港通往阿萨姆邦的交通干线上。该城周围是曼尼普尔山脉，近郊是长 40 英里、宽 20 英里的英帕尔平原。自英军被赶出缅甸后的两年中，这里已建成一个巨大的军用基地。日军认为，总有一天，盟军将由此基地展开反攻。

但是，英帕尔的地形倒不适合打防御战，因为这个平原完全处于丛林覆盖的陡峭群山的俯瞰之下。前几天英第 14 集团军军长斯利姆中将还写信向蒙巴顿指出，英帕尔地区的防御部署不够理想，设施也不尽如意。负责防守英帕尔方面的第 4 军，下辖第 17、第 20、第 23 英印师，军长是斯康斯将军。他们驻扎在英帕尔外围很远的地方，当日军进攻已明显的迫在眉睫时，才开始陆续向英帕尔靠拢。现在，未等到他们到齐，战斗已经打响了。

担任主攻英帕尔任务的是日第 15 军的第 33 师团和第 15 师团，师团长分别是柳田中将和山内中将。当日军的先头部队已渡过亲敦江向英帕尔打来时，蒙巴顿还正住在医院里。原来在几天以前，他驾车去史迪威的前线指挥部，在林间小道上行驶时，车前轮压住了一根竹子，驶过以后，竹子反弹起来，扎进了他的左眼。他被送往利多的陆军医院，美国的眼科医生诊断说，蒙巴顿的左眼严重内出血，需要包扎休息。

但是，来自英帕尔的消息使他心急如焚。他不顾医生的劝阻，自己离开医院，飞抵卡米拉的集团军指挥部。他知道这样做左眼将有失明的危险，但他坚持去前线部署作战。

斯利姆中将见蒙巴顿眼缠着绷带被人牵引着走进自己的指挥部，感动得不禁紧紧地拥抱着他。蒙巴顿听完当前战事情况的汇报后，思考良久定下决心：把在亲敦江以西沿边境进行防御的部队，后撤至英帕尔附近的高地上来组织防御。他认为：这样一来可使日军的进攻部队远离其后勤基地，敌人不仅要被迫背靠着宽阔的亲敦江作战，而且还得完全依赖不可靠的丛林运输线。而且，己方的空中优势不仅能保证可能遭包围的一些部队的补给供应，还能阻止日军获得补给品。接着，蒙巴顿又离开卡米拉返回德里，制订和协调从若开地区调部队增援英帕尔的行动。

接到后撤设防的命令，拥有千余辆汽车的英印第17师，在向英帕尔转移时，被日军第33师团的突击部队追咬住。牟田口中将接到这一情况的报告后，大为欣快。然而，万没料到他的部下此时却错误迭出：该师团右翼突击队插进英印第17师的要害地点吐特姆后，发生了错觉，以为对方已向北面逃走，便放弃了吐特姆而向东侧的山谷集结；该师团左翼突击队在对手激战时向师团部发了一个电报，称“销毁了密码本、处理好了军旗，以全部牺牲的决心进行战斗”，柳田师团长以为他们要全军覆灭，于是命令他们暂时撤退以保存力量。这样一来，等于给英印第17师放开了退路，使其带着数百门汽车牵引的大炮顺利地向英帕尔方向撤去。这时柳田师团长又考虑补给上的问题，没有让部队实施紧追，并向牟田

口提出转入防御态势的建议，气得牟田口不久便撤掉了他的职务，由以骁勇闻名的田中信男少将接替。

田中信男受命后，立即在英帕尔以南地区展开积极攻势作战，对英印第 17 师实施迅猛追击，很快打到了距英帕尔西南约 20 公里的比辛布尔地区。虽然每一次接触都遭到猛烈反击，许多联队长、大队长战斗中相继战死，师团的战斗力已大为下降，但封锁住了英帕尔的南部通道。

从北面进攻英帕尔的日第 15 师团，奉命各个联队一律轻装，以惊人的速度穿过丛林，越过河道。在夺取了英帕尔东北方向的乌科鲁尔后，于 4 月 8 日占领了英帕尔至科希马之间的秘宣，封锁住了英帕尔的北部通道。

面对日军两个师团已对英帕尔形成南北合围夹击之势，斯利姆中将急电蒙巴顿调更多的部队前来增援。实际上蒙巴顿的增援计划早已拟就完毕，从 3 月 9 日起，空援就已经开始了。

在两个师团形成了对英帕尔的南北夹击态势后，牟田口决定主攻方向选择在第 33 师团方面。他调来坦克和重炮联队，又亲临第 33 师团指挥战斗。在这里迎战的是英印第 17 师和第 20 师，他们边战边撤已前后到达英帕尔平原，并驻守在各要害部位。

进攻刚开始，日军就派重兵占领了座落于伊里尔峡谷和英帕尔——科希马公路之间丛林密布的突出山头，在这里可以监视整个英帕尔平原。从若开地区空运而来的英印第 5 师赶紧前来助战，激烈的战斗从 4 月中旬一直延续到 5 月初。最后，日军终于在这座突出山头的南端被击退了。

同时，在帕莱尔公路的入口处，英印第 20 师的官兵也与日军在丛林中展开了肉搏战。4 月 10 日，日军集中坦克和重炮向公路上的谢阿姆山口发起攻击，英印军展开勇猛反击，将日军逐退。然而，5 天以后，日军调来大量增援部队进行反扑，终于在由缺乏战斗经验的印度士兵扼守的薄弱环节上打开了缺口。牟田口意识到这是一次好机会，于是逐渐加强攻势，英印军的防线被迫后撤。5 月 12 日，英印部队在空军强有力的配合下，发起反击，又收复了大部分丢失的阵地。接着，蒙巴顿指示斯康斯军长，把第 20 师遭到严重减员的一些部队撤出战斗，而将该军兵员足额的第 23 师派去接防，稳住了局势。

蒙巴顿受伤的眼睛直到 4 月底才有所好转。这期间，眼伤带来的疼痛和不便，加上战地四处奔波及对战役结局的担心，使他看上去有些憔悴。韦维尔总督也感到，“在日本人的问题上，以及在和伦敦及美国人的交往中，蒙巴顿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那种似乎是漫不经心的自信”。

雨季到来了，瓢泼大雨越下越猛，地面逐渐变得泥滑难行。由于日军几乎没有空投力量，只得靠丛林中的小道进行陆路运送补给，在盟军空军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能从缅甸后方运到前线的物资微乎其微。日军官兵仅能在当地抢夺一些稻谷充饥，而在居民稀少的地区只能靠野菜填肚子，为了避免盟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在天气晴朗的日子还不敢举炊和晾晒衣物。看来，蒙巴顿关于雨季作战有利于盟军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尽管从总的态势看，英印军队在英帕尔方面还处于守势，但在每条可能前进的道路上，日军都被挡住了。蒙巴顿的司

令部开始制定自己的反攻计划，不但打算解除英帕尔之围，而且还准备全歼牟田口中将的日本第 15 军。

第一次主动进攻实际上是在 5 月 15 日开始的。英印第 17 师的第 48 旅首先攻入日第 33 师团的后方，并在铁定——英帕尔公路上第 33 号里程碑处修筑了工事。日军暴跳如雷，把一切可用的部队都一股又一股地投入了反扑。4 天以后，日第 15 师团也上来一部分加入反扑，但还是被击退了。随后，英印第 48 旅又向北推进到莫伊朗，直接威胁着日军第 33 师团的后路。

6 月初，日本驻缅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视察了帕莱尔第 33 师团阵地，他认为本次战役已呈胶着状态，继续拖下去打大规模的消耗战于日军不利。但牟田口则态度坚决地说：“英帕尔之战关系重大，决不能半途而废！方面军司令官阁下，应支持我们继续进行下去。”

为了尽最后一次努力，牟田口决定变更主攻正面，向英帕尔以北迂回，企图从北面打入英帕尔。6 月 10 日，日军与英印第 20 师在丛林里迎面相遇，随即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由于日第 33 师团连续几个月的苦战，全部驮牛和大部队驮马已经累病而死，或被当作充饥物吃掉，靠人背肩扛的弹药已经几乎用尽。他们在“武士道”精神的支撑下，在丛林里与饥饿、疾病搏斗，还要在连绵的阴雨中作决死的战斗。至 22 日，日军竟奇迹般地突破了英印军队的堵截，冲出了丛林，打到了英帕尔的边缘。但是，此时的日第 33 师团和配置的第 15 师团一部，已精疲力竭如强弩之末，其战斗力远不能与当初渡过亲敦江时相比。他们遥望英帕尔市街，没有力量再进攻

了，更没有击退对方的反攻之力，面临着溃灭的危机。

这就是牟田口中将有勇无谋的冒险结果，一支军队经过一系列苦战，面临的却是上门去送死，或者溃逃。他低估了对手的军事和物质实力，过于相信精神的力量，没有很好地解决部队的给养供应，仅靠执行纪律和精神力量支撑起来的士气，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蒙巴顿注重提高部队的士气，更注意物资、器材和后勤补给。无论是前次若开战役，还是这次英帕尔之战，英印军的基本态势是“以守待攻”，起初虽然被动，在战略上却是稳健之举。

## 浴血科希马

英帕尔和科希马是盟军屏护东印度阿萨姆邦的两道门户，所以牟田口中将在进攻英帕尔的同时，即以其第 31 师团为主力并配置第 15 师团部分兵力，直扑科希马。

科希马位于英帕尔以北 50 英里，是一座海拔 5000 英尺地势险要的高原小城，当时城内居民不过万人。科希马城的守军只是一个 500 来人的西肯特步枪营，在城西约 30 英里的迪马普尔有一个重要的军用物资中转站，守卫部队也仅有一个连。斯利姆中将原以为，科希马四周山岭陡峭，丛林浓密，日军所能派去的兵力至多不会超过一个配备轻武器的联队。而实际情况却表明，日军向那里的进攻兵力是整整一个师团，他们分成三个纵队向科希马挺进。

斯利姆将危急情况报告给蒙巴顿后，蒙巴顿立即从第 5、

第7英印师中抽调部队前去增援。另外，他令其直辖的第3特种突击旅作好空运准备，令英第2师从印度内地赶赴科希马，让驻在印度境内的“钦迪”第23远程突击旅前去掩护利多。

然而，也是在部队尚未全部到位以前，战斗就已开始。科希马之战，首先是由驻扎在该城东面约30英里的阿萨姆团和阿萨姆武装警察打响的。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这些由英国军官指挥的阿萨姆士兵，虽然是第一次打仗，却表现得异常勇敢。这些阿萨姆士兵以伤亡惨重的代价，慢慢地从一个阵地退到另一个阵地，阻滞了精锐的日军第31师团的进攻，从而赢得了十分宝贵的时间。他们退至科希马时，又与城防部队一起，在连绵不断的山丘上，沿着一条长1英里的山脊构筑起防御阵地，把这个山中避暑胜地改造成一个坚固的堡垒。此时城里又增加了一个受过训练的缅甸团战斗营、一个廓尔喀新兵营及两个没有战斗经验的缅甸团独立连。指挥科希马城防的理查兹上校，命令城内所有能参加战斗的人都必须拿起武器，文书、给养员、在医院里的轻伤员统统被组织起来。

当日军第31师团的近2万官兵气喘吁吁地爬上布拉马普特山顶，逼近科希马城时，蒙巴顿调派的第5英印师第161旅空运来到，该旅主力驻守在迪马普尔前面8英里的尼丘加德山口。显然，蒙巴顿考虑到了那个军用物资中转站。可指挥日军第31师团的佐藤中将是个典型的硬拚蛮干的家伙，“他那傻瓜头脑中只有一个目标——打下科希马”。实际上，他此时本可以用一部分兵力攻击科希马，而用师团的主力去进攻防御能力尚不强大的迪马普尔，获取了那里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拿下并坚守科希马才会有保证。可惜他没有蒙巴顿

精明，蒙巴顿派去增援部队，都是首先到达迪马普尔，然后向科希马进发。

4月4日，蒙蒂·斯托普福德少将受蒙巴顿之命负责指挥科希马防卫作战。当天，日军跃出丛林，发起冲锋，虽然英军前哨部队奋勇还击，但日军还是取得了进攻这个坚固堡垒的一些立足点。面对佐藤摆开的这种进攻架势，斯托普福德命令英第161旅的先锋营开进科希马，几个小时后，又有一连拉杰普特兵借暮色的掩护来到科希马，这样科希马守军总共已有3500人。不久，日军就完全包围了科希马，并切断了科希马——英帕尔公路。

幸运的是，蒙巴顿派来的空军掌握着该地区的制空权。在整个白天里，英国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怒吼着俯冲下来，几乎贴着丛林树顶向日军轰炸扫射，有力增援了地面防守部队。同时，英国运输机则给守军空投弹药、药品、食物和饮水。这样，佐藤中将无论怎样大发雷霆，他的部队仍然无法击溃守军，实现对科希马的占领。起初，佐藤采用在白天出动步兵轮番冲锋的办法，在称得上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丛林小道上，日军伤亡惨重。之后，他又不得不夜间才派士兵出击，可是一到天亮，在英军的炮轰和空袭下，夜间战斗的成果又化为乌有。

防守部队的伤亡也与日俱增，他们在这个战场上丝毫不敢懈怠松劲。佐藤不惜士兵的生命，驱赶他手下的人马一批又一批往上冲。守军被迫一步步向后退，阵地一寸寸向内收缩。于是，就在加里松山中央那座被称为“避暑别墅山”的小山头上，展开了一场白刃战。双方近在咫尺，混战一团。日

军士兵挖掘的散兵坑，最近的与守军的战壕相距不过二三百米。佐藤甚至发电给牟田口军司令官称：“我部已经完全占领了科希马。”

4月8日，蒙巴顿命令向科希马紧急空投两营伞兵。但不少士兵却不幸降落在日军阵地上，成了俘虏。双方的阵地，确是太近了。10日，蒙巴顿指示已陆续抵达迪马普尔的第2师和第7师，向科希马守军靠拢。15日，英第2师的一个旅粉碎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打上公路，突破包围圈，与第161旅会合。随后，第2师的另一个旅在坦克、大炮和飞机的支援下，沿公路发动强大攻势，猛扑主要制高山脊。4月18日，英军突破了日军的战线。4月20日，英第2师的主力部队终于打到了硝烟弥漫、弹坑累累的山顶上，解救了科希马守卫部队。持续了十六个怵目惊心昼夜的科希马山头，到处都散发着血腥气。

包围虽已解除，但要彻底击败日第31师团也确非易事。日军仍盘据在科希马城外一条长达6公里的丛林密布的制高山脊上。这是一座林中要塞，两边的绿色峭壁上，长满了密密层层的树木和杂草，根本无法攀爬。第2师的官兵正一批批陆续到达，由于他们多数时间驻在中东和印度内地等处，还不习惯在丛林中作战。尽管该师向敌阵地发起一次次进攻，但并不能迫使敌人后退。而只要日军守在这个阵地上，迪马普尔——英帕尔交通线就始终要受到威胁，并影响英军在英帕尔方向的防御。蒙巴顿深知这一点，他一面继续向迪马普尔空运部队，一面派“钦迪”旅占领东南面的杰萨米，以堵击来自亲敦江的日军援兵，并切断佐藤部队补给物资的供应线。

5月3日，在斯托普福德少将的亲自指挥下，英第2师向日军阵地发起了一次全面进攻。英国步兵在炮兵和坦克的火力掩护下，好不容易才爬上山顶，又遭到日军几十个隐蔽阵地内交叉火力的无情扫射。到当日黄昏，继续涌上来的英军才占领了一个制高山脊的一部分。

5月7日，经蒙巴顿和斯利姆批准，斯托普福德把第7英印师的第33旅投入战斗。英军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之后，终于在5月10日占领了一个叫贾伊尔山的高地。次日，增援部队和坦克开了上去，从而直接加强了英军的火力。

不久，科希马其余一些高地的日军据点，在英军里应外合的攻击下也纷纷遭到摧毁。许多盘据在地堡深处不肯投降的日军官兵，被英军坦克的平射炮或绑在竹杆头上的高爆炸药所消灭；还有一些日本兵从掩体冲出来与英军拼命，结果也死在枪口和刺刀之下。

科希马转危为安、初战告捷的消息，使蒙巴顿非常欣喜。5月15日，他致电斯托普福德，对胜利表示祝贺，同时告诫他：“日本第31师团并未被完全击溃，虽然他们的士气已开始崩溃，但仍在那一带坚持着，我们的部队不可有丝毫的懈怠。”

的确，在科希马外围制高山脊上，还有相当一部分阵地仍在日军手里；有些地段虽已被英军围住，但对方仍在几乎是难以攻破的山间暗堡里负隅顽抗。对攻击者来说，在绵绵阴雨的冲刷下，那些一般高达3000多英尺、四周险峻的群山变得泥泞溜滑，几乎无法攀爬，这正是使英军各级指挥官感到有点束手无策的事情。

然而，此时那个长着“傻瓜头脑”的佐藤中将沉不住气了。他见英军取得了初步进展，天气又越来越恶劣，尤其是部队的补给供应不上，便向军司令官提出了放弃科希马阵地、向能得到补给的地点后撤的报告。牟田口接到报告大为震惊，立即电告佐藤，指出：“当今正值‘乌’号作战成败的关头，实属全军危急存亡之秋，坚决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固守科希马战线。因为第31师团一旦后撤，开放了科希马至英帕尔的道路，必将造成全军崩溃。”可佐藤并没有按照牟田口的要求去做，在士兵们半饥半饱的一片怨声中，他将电报扔在一边，下令全师团作放弃阵地撤退的准备。

6月初，佐藤亲自率领师团主力，带着1500名伤病员开始退却，只留下宫崎少将带一支小部队执行截断英帕尔至科希马道路的任务，这无非是应付一下牟田口而已。而且，佐藤撤出科希马战线的行动，对于一直在英帕尔以北至科希马以南地区，同第31师团背靠背进行作战的第15师团一点也未通报，使第15师团一下子陷入被英军南北合围的境地。

牟田口得知第31师团擅自撤出科希马战线的消息后，急派军参谋长久野村赶去制止。久野村在伏米内迎面碰上了退却途中的佐藤，指责他擅自撤退违犯军令，同时向他传达军部的新指令：“和第15师团的南翼接上，转而加入进攻英帕尔的战线。”谁知佐藤脖子一梗：“我师团在毫无希望得到补给的目前情况下，难以执行军部的指令。”说罢，甩开久野村，率领他的人马继续后撤。牟田口听到久野村的报告后，怒不可遏，当即决定撤销佐藤的职务，由河内槌太郎接任师团长。

蒙巴顿接到科希马战线日军有撤退迹象的报告后，立即

将目光盯住了乌科鲁尔。这里是日第 31 师团撤回缅甸的必经之地，拿下了乌科鲁尔，就会卡住日军的退路，进而全歼他们。

乌科鲁尔与科希马和英帕尔的距离几乎相等，原是这次日军发动整个战役的一个兵力集结地。蒙巴顿一声令下，由科希马蜂拥而下的英军部队，与从英帕尔向前突进的部队同时进发，并在预定时刻会师。直接指挥战斗的第 7 英印师主力第 33 旅的旅长皮尤上校回忆当时的情形：此时敌军已不存有任何希望，他们得不到补给，衰弱不堪，嘴里塞满了野草，想以此来维持其奄奄一息的生命……由于对后勤供应需要的估计不足和对英军部队战斗素质的估价过低，这就导致了他们的毁灭。

乌科鲁尔被英军占领和第 31 师团遭截击，终于使牟田口下了决心：停止“乌”号作战。经东京大本营几次磋商后，于 7 月 2 日发布了全线撤退的命令。

日第 15 军各师团由于长期苦战和补给断绝，早已疲惫不堪，就是退却也相当艰难。众多的伤病员即使用全部兵力也不能抬着护送，而且时值雨季顶峰，道路泥泞崩坍，车辆完全不能行动。有些部队令伤病员徒步先行，行动困难的大部分选择了自杀，徒步的病人在沿途的密林中力尽而倒下的、被浊流吞没的不计其数，凄惨万状。

蒙巴顿获悉日军全线撤退的命令后，立即指示第 14 集团军的各个师进行全面追击作战。不过，虽然斯利姆中将的各主力师跟踪追击打到了亲敦江西岸，却也没有能渡到对岸去全歼日本第 15 军。英国战史专家认为：“与其说是受到日军

的顽强抵抗（日军只剩下一支疲乏、饥饿的残部），还不如说是由于雨季洪水的缘故”。因为英军的车辆多、装备重，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如日本士兵能吃苦耐劳。

牟田口的损失是惨重的。日方自己承认：“当时军部已无法掌握各师团、各部队战斗力的情况。大致的估计是，最初越过亲敦江参加英帕尔战役的约 10 万人中，约损失了 3 万名，另有 2 万伤病员任其自流地撤到更远的后方，剩下的兵员还有约 5 万名，而且这 5 万人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病人。”无怪蒙巴顿后来洋洋得意地对妻子说：“这是迄今为止日本人在东南亚遭受的一次最大的军事失利，因为被消灭的人数比太平洋岛屿的任何一次作战都多。”

东京不会饶恕战败的将军。整个英帕尔战役后不久，1944 年 9 月到 10 月之间，大本营撤掉了牟田口的第 15 军司令官职务，并更换了该军参谋长和全部主要幕僚。那位两次不听命令擅自撤退的佐藤中将，则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日本第 15 军虽然未遭到全军覆灭的下场，但它的战斗力几乎完全丧失，这就造成了日军在缅甸已陷入整体上的防御阶段，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性军事行动。然而，蒙巴顿明白，要彻底击败他的对手——整个日本驻缅方面军绝非指顾之际所能完成，必须有完整的计划和充足的部队和资源。

## 第六章 反攻大捷

### 舍两栖转陆路

在英帕尔——科希马战役取得胜利后，1944年下半年盟军由防御转入反攻。蒙巴顿下一步的目标是攻克缅甸，歼灭日军的东南亚主力部队。他曾于7月份提出过两份缅甸作战计划。一个叫“卡皮特尔”计划：命令第14集团军渡过亲敦江向曼德勒推进，然后再向南进攻仰光，这是个陆路进攻方案；另一个是“德拉卡拉”计划，即在1945年初对仰光直接发动两栖登陆进攻。

蒙巴顿真正愿意干的，是后面这个两栖联合作战计划，他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以海军将领的身份担任战区总司令的，总要给海军找点儿事干。但斯利姆不甘心被抛在一边，对此提供反对意见，因为按这一计划他的第14集团军暂时按兵不动。最后达成协议，不管怎样陆地进攻都要进行，至少推进到缅甸中部地区的曼德勒。

为了争取参谋长委员会同意“德拉卡拉”计划，蒙巴顿亲自飞往伦敦游说。在伦敦，布鲁克不大情愿地同意，可以在缅甸采取某些行动，并且认为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当中，“德拉卡拉”计划似乎是最可取的。但布鲁克又提出，夺取仰

光这一行动是基于以下这一前提的，即英军从10月1日起可以把第6师从欧洲战场上撤下来。布鲁克能有这样的表态，蒙巴顿已感到很满足了。

但美国人阻挠这个计划，华盛顿警告说反对所有的在南缅海岸作战的计划，除非它们能够为打开通往中国的缅北通路作出“及时的贡献”。随后，蒙巴顿确实感到在如何采取下一步进攻计划问题上，总部的英籍和美籍参谋人员中出现了分裂迹象。在9月份英美领导人的会谈中，美国则表示，如果在缅甸北部和中部的进攻不会使人力物力消耗殆尽，他们可以接受“德拉卡拉”计划；还认为实施该计划，尚需要再增加兵力，其中部分可从印度调遣，部分可来自从意大利战场撤下的部队。这实际又是一个比布鲁克更大的前提。

由于欧洲发生了阿纳姆盟军失利和德军发动阿登攻势这两件事，且日军在中国大陆发起的“1号作战”又频频取得进展，使蒙巴顿不仅未得到各种允诺的部队，反而被抽走了一二个师和三个美国运输机中队。1944年10月中旬，蒙巴顿抱着使“德拉卡拉”计划复活的一丝希望飞往开罗参加高级会议。丘吉尔回忆说：“真有意思，在去年11月开会的相同地点再次会晤，用和去年相同的话要求对我们的战场提供帮助和援助。”他不无苦涩地告诉蒙巴顿，目前情况下不要指望从其他地方调部队去参加大规模的仰光登陆计划，而应当选择继续从陆路向前推进。

自己最有兴趣的计划又一次被抛弃了，蒙巴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锡兰的康提。那时他的司令部已由德里迁到了康提，这也许表明了蒙巴顿对海洋战略的重视。从开罗返回后，有

一段时间蒙巴顿仍不死心地认为“德拉卡拉”计划是可以挽救的。他在康提给罗斯福总统打电报说：“我正在尽一切努力积蓄足够的力量以进行两栖作战。”罗斯福回电称：“我希望你能够进行这些两栖作战，但美国现在还帮不上你什么忙，我的麦克阿瑟将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把多余的登陆艇和其他登陆器材都快拿光了。”美国盟友的这番回答，在康提引起的只是苦笑。

就在蒙巴顿苦闷的时候，夫人埃德维娜和女儿来到了他身边。埃德维娜虽早就答应来跟他团聚，但圣约翰救护队的工作使她实在脱不开身。这个救护队几个月前随盟军参加了诺曼底登陆战役，做为这个救护队的领导者之一，埃德维娜的工作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高度赞扬。

妻子和女儿的到来，给蒙巴顿带来了欢乐，使他的心情多少愉快了一些。不过，埃德维娜是个要强的、事业型的女人，她要求丈夫允许自己去访问前线部队，蒙巴顿答应了。于是，埃德维娜首先飞抵印缅边境一带访问了斯利姆将军的第14集团军。如果说由于蒙巴顿坚持海上登陆的作战计划，而引起过斯利姆将军及其部属不高兴的话，那么，埃德维娜对前线地面部队的访问，则帮助丈夫融洽了与斯利姆等陆军将领们的关系，使他们又和好如初了。看来，埃德维娜在这个时候来到东南亚可谓正是时机。

实施自己最欣赏的两栖登陆作战计划已毫无希望后，蒙巴顿将精力转向“卡皮特尔”计划。这是一个纯粹的陆上进攻计划，作战的主力将是第14集团军的8、9个师。计划要求英印部队首先强渡亲敦江，并在那里建立桥头堡，然后在

曼德勒—塔泽—稍埠—敏建地区与日军进行决战，得手后再南下进攻仰光。显然，这不如“德拉卡拉”计划中，要求直接对仰光发动两栖登陆作战来得迅速，但蒙巴顿现在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再说英帕尔战役日军惨败后，驻缅日军首脑也十分清楚，英军早晚有一天要反击缅甸。新上任的日本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兵太郎中将，于1944年9月底拟出守卫缅甸的作战设想，并为各地段作战确定了代号：继续切断及妨害印中地面交通的作战称为“断作战”；对向曼德勒附近及该地以南伊洛瓦底江畔正面来攻之敌的作战称为“盘作战”；对向印度洋沿岸正面来攻之敌的作战称为“完作战”。其中“断作战”是对付北缅中国远征军的，而“盘作战”和“完作战”便是针对蒙巴顿的英印军队的。

10月下旬，日军情报机关已侦知盟军将放弃蒙巴顿的“德拉卡拉”计划，基本上确立了由陆路进攻缅甸的战略。于是，木村中将立即召集第15军、第28军、第33军各参谋长及作战主任到仰光，就方面军后一阶段作战构想，特别是“盘作战”指导要领，进行了研究。

这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是这样：整个缅甸的日本部队尚有10个师团、2个独立旅、1个坦克联队和约10万人的后勤部队，另有1个飞行师，但能作战的飞机只有50架左右。因在缅北、若开和英帕尔战役中受到重创，日军这些师团的兵员和战斗力都远非过去可比。滇西缅北的第18、56师团在中美英印联军的打击下，正在向南溃退；在缅北南地区的第54、55两个已很弱的师团受到了英第15军的钳制；片村四八中将接

任的第15军4个主力师团及一些配署部队，经英帕尔——科希马之战后，元气尚未恢复，全军兵员仅3万人左右。而盟军方面，斯利姆集团军此时下辖的第4军和第33军，总共有6个陆军师、3个独立旅和2个坦克旅，即相当于8至9个满员师的实力；而且盟军还有更强大的装甲部队的支援以及绝对的制空权。因此，英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当前日军师团。

所以，日军将领集体讨论和研究的结论是采取坚守防御与机动防御相结合的战略，而并未强调反击作战。然而，没过几天，方面军参谋长田中新一中将却将它改变了。他提出方面军虽采取战略持久，但在“战术方面则采取积极地反复地反击”，并适时与英印军在伊洛瓦底江进行决战。他在请求木村批准这一方案时也承认：“本作战指导，万一失败，可能遭到全军覆灭的恶运，但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木村经过一番沉思权衡之后，还是批准了田中的方案。

此时，蒙巴顿已毫不迟疑地全力以赴投入陆路进攻准备工作。他认为，要使进攻缅甸奏效，从根本上说，主要的问题还不在战术而是后勤。虽然第14集团军陆上运输和内陆水上运输都得到了改善，但向缅甸内地纵深发展还要依靠空中补给。为此，蒙巴顿专门从美国那里借来货运飞机，组建了一支“战斗货运特遣部队”。他又将分散的情报机构统一协调起来，使战区总部加强了对它们的领导。盟军大规模进攻缅甸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 穿插敏铁拉

1944年11月上旬，盟军做好了强渡印缅边境东侧亲敦江的部署，这是蒙巴顿要南下进军夺取缅甸战事胜利的第一步。

11月10日黄昏时分，斯托普福德将军指挥的第33军首先向江对岸的莫莱发起冲锋。阿萨姆团的突击营在炮火的掩护下，乘坐橡皮舟勇敢地向对岸挺进，在付出伤亡一半的代价后，终于登上了东岸；接着该军的第20师主力也陆续渡过江去，并占领了莫莱。与此同时，第11东非师在皇家空军准确无误的空袭支持下，沿着亲敦江西岸幽暗的加包山谷向加里瓦打去。加里瓦位于莫莱以南约50多公里，东非部队的进攻遭到对方防御阵地的激烈抵抗，直到12月2日才拿下加里瓦。至此，进攻部队完全控制了莫莱至加里瓦这段50多公里长的江面。

12月10日，印度工兵在亲敦江上迅速架起了桥梁，使第14集团军的各主力师得以开赴对岸。在大部队过江时，蒙巴顿来到桥头巡视，“看到一番令人鼓舞的景象”，步兵、卡车、装甲车正在源源不断地奔涌向前。

蒙巴顿和斯利姆之所以在漫长的亲敦江上选择这一地段渡江，是企图与日军在瑞波平原上决战。瑞波平原位于加里瓦西南面，它是缅甸中部平原的一部分，是夹在亲敦江与伊洛瓦底江之间的一片开阔地区。相对于山岳丛林地区，多沙土的瑞波平原，显然更能发挥英军的装甲优势和空中优势。他

们安排的“捕杀手”是梅塞维的第4军，梅塞维本人由于在若开战役中立功，不久前刚刚被提升为第4军军长。梅塞维的第4军，包括训练有素的第7、第17、第19英印师和第25坦克旅，还有集团军直辖的第5英印师也归他指挥。

梅塞维部队渡过亲敦江后，遵命向东冲击。他的第19英印师已获得惊人的进展：到12月12日，已推进了80多公里；4天之后，他们又占领了英多西北部的班毛，并同从北部挥戈南下的英第36师会合，向瑞波平原逼近。

第19英印师推进得这么远而竟未激起日军主力的反应，这情况不得不令人深思。英帕尔战役后接任的木村中将，是日军一位出色的军事谋略家。他既然让第19英印师如此轻易地推进到瑞波平原的边缘，可见他并不想在这块空旷的平原上较量。蒙巴顿和斯利姆看出了对手的意图：木村准备暂且“丢脸”，却把部队撤到伊洛瓦底江这道巨大的天堑后面，趁盟军准备渡越这条大江之际，发起攻击将其击溃，接着他那支恢复了元气的队伍就可在英印军设法逃过亲敦江时一举收拾。

为此，蒙巴顿会同斯利姆迅速研究制定了一个新方案：斯托普福德的第33军从北面向缅中重镇曼德勒施加压力，去占领伊洛瓦底江上的渡口，以吸引更多的日军；与此同时，梅塞维的第4军将发动一次缅甸之战中最神速、最有魄力的穿插进击：他们要尽可能秘密地穿过丛林密布的甘高山谷，并在帕科库出其不意地强渡伊洛瓦底江，然后运用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风驰电掣般地向东南面挺进，攻克日军重要基地敏铁拉。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越过日军守卫曼德勒部队的后方，在

敏铁拉附近建立一个战略性屏障，从而截断日军主力部队的后勤补给，并封锁住他们经南向仰光的退路。

这是一个大胆而有远识的方案。因为敏铁拉连同它东面的塔泽，是日本第 15 军和第 33 军的后勤中心和军需屯集地，这一地区还有六个重要机场。一旦敏铁拉失守，日军不但失去补给，而且整个弧形防线面临背部受敌的境地。所以，斯利姆断言，攻克敏铁拉之后，就可将日军夹击于北面第 33 军这把铁锤与南面第 4 军这座铁砧之间，得手后第 4 军又可全面向南推进以拿下仰光，力争在下个雨季之前结束战斗。

显然，梅塞维部队的深远穿插和包抄行动，是新方案实施的关键。他们是如何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呢？

梅塞维将军首先诱使日军相信：他的主力仍在皮特·里斯的第 19 英印师后面全力向瑞波平原推进。他在达木设了一个假的军司令部，它所用的无线电波道与真的一模一样，许多指挥车仍在假军部里进进出出，使日军谍报人员仍以为梅塞维和他的军司令部仍逗留在达木。

而此时第 4 军的主力却已悄悄地转移了，他们必须沿着一条坎坷不平的土路，从达木到帕科库冒险行军 700 公里。这条土路本是老百姓牛车通行用的，现在却要用来通过多达 3 个师的部队，还有重型坦克、大炮和其他车辆。好在工兵部在半个月內，对道路进行了加宽、桥梁进行了加固。到 1945 年 1 月底前后，梅塞维的部队终于陆续抵达了伊洛瓦底江岸地区。

伊洛瓦底江是缅甸的主要河流，自北向南奔腾而下，江面最阔的地方有 4000 码，而最窄的地方也足有 500 码。虽然

江水此时处于最低水位，但是开阔松软的沙滩却又形成了另一道险障，车辆很容易一下子就陷进泥沙而无法动弹。

当梅塞维秘密抵进江边的时候，他在所有可用的渡口选择了良宇这个地点，他是依据对岸敌军的设防力量选择这个渡口的。因良宇除了本身临江的地方外，江东岸都是高耸入云的峭壁，偶尔夹着干涸的河谷，这些峭壁俯视着对面江岸，上面有视角极佳的观察哨，所以日本人认为英军在良宇渡江的可能性不大，而梅塞维偏偏就选择了这里。

报经斯利姆和蒙巴顿最后批准，梅塞维下令在2月14日凌晨4时渡江。那天夜里没有月亮，天色漆黑一团，这对部队在西岸隐蔽集结很有利。渡江的直接目标是4个江滩，它们位于良宇镇以南的一段近2公里长的防线上。从那儿可以取道干涸的河谷到达高地。

第一批步兵突击队的一个连的兵力完全靠自己悄然而无声的行动渡了过去，至清晨5点，一切似乎都还按计划进行着。但在第33旅大部队渡江时，由于缺少偷渡训练，出现了乱哄哄的场面。结果，当第一道曙光清晰地照亮江面时，该旅的大部分船只仍在江面上无秩序地行进着，而没有踏上陆地。很快渡江行动被日军发现了，对岸峭壁上的日军机枪开始猛烈地扫射，湍急的水流又将渡船冲过了应该登陆的江滩，渡江部队伤亡很大。

靠偷渡过江已经不可能了，梅塞维立即下令实施第二套方案。大炮和坦克一齐向对岸守军阵地开火，飞机也被召来攻击敌人的阵地，现在只能强渡了。强大的炮火压得日军抬不起头来，只要任何一处地方出现日军的抵抗，就施以毁灭

性的炮击。在炮火的掩护下，梅塞维的部队又一批接一批地渡过江面，爬上对岸的干谷，冲向高地。当夜幕再次降临时，总共有 3 个营过了江。要知道，这些用来渡江的船只，多数是些竹筏、粗陋的缅甸民船和缴获的敌军浮舟，而且数量不足，只能一趟趟往返穿梭把部队运过对岸。

2 月 15 日，良宇周围的日军被完全清除了出去。粗笨的筏排载着谢尔曼式坦克沿着斜角航线，浩浩荡荡，从容不迫地驶过江面，在指定的沙滩上登陆。到 2 月 16 日晚，英军已经建立起一个坚固的箱形防御阵地，以对付日军的反击。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到此时为止，日本人并没有大规模的行动。日军之所以反应迟缓，一方面是因为英印第 19 师和第 20 师刚在北面强夺了直逼曼德勒的桥头堡而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也被梅塞维在帕科库和色漂两地安排的佯渡所迷惑。梅塞维命令已渡过江的第 17 英印师和第 7 英印师，毫不迟疑向敏铁拉方向前进。

由于木村司令官远在仰光坐镇，曼德勒防线由方面军参谋长田中中将指挥。田中判断，英军将从北面对曼德勒发动全面进攻，所以一心想着集中兵力实施自己的伊洛瓦底江会战计划。他设想第 15 师团能够把英印第 19 师牵制在原地，而第 33 师团将阻止英第 20 师前进，又把部队从帕科库和敏铁拉调来增援曼德勒的守军。他仍认为盟军在良宇渡江不过是声东击西的虚招，而没有意识到英军要直插曼德勒西南方向的敏铁拉。

2 月 24 日，第 17 英印师攻下了敏铁拉东北面的东沙。接着英军又拿下塔布通机场，蒙巴顿立即派运输机把一个旅的

援军，于26日拂晓运抵这个机场。得到增援的第17英印师很快逼进了敏铁拉外围。

由于田中把原驻扎在敏铁拉的1个师团调往曼德勒防线，造成守卫敏铁拉的兵力非常薄弱，守军总共不到4000人，最高指挥官是第2野战运输司令粕谷少将。当英军收紧包围圈时，每一个日本士兵，甚至伤病员也不例外，都奉命投入火线死战到底。由于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军需仓库，所有的日本兵都以各种式样的自动武器武装起来，并携有充足的弹药。他们潜伏在地堡和据点里，埋伏在该城西面和南面入口处周围开阔的大湖堤岸后面。粕谷少将还将周围机场的高射炮拉来作平射反坦克武器，并在城内设置了五花八门的地面火炮，决心与敏铁拉共存亡。

2月28日，第17英印师向敏铁拉发起进攻。第63旅猛攻西部防御阵地，第48旅则扑向北部，谢尔曼式坦克则转战于外围的北部和东部。蒙巴顿派来的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战斗轰炸机，对敏铁拉城进行了狂轰滥炸。可在粕谷少将的督战下，日本兵在地堡工事里拼命地负隅顽抗。英军不得不一个一个地进攻这些地堡，到夜间部队又得退出已成一片废墟的敏铁拉，以防夜间遭到伏击。

3月1日，蒙巴顿得知敏铁拉还未完全到手，便让斯利姆亲自飞抵前线指挥。斯利姆到达现场后，决定在该城北面集中兵力发起攻势，以最终占领敏铁拉。在敏铁拉废墟残垣间进行的鏖战之中，日本人的兀悍顽强表现得很突出，通常是只有咽了最后一口气才停止抵抗。直到3月3日最后约50名伤痕累累的日本官兵全部跳入湖中自尽，敏铁拉才被英军完

全占领。接到这些残酷场面的报告后，蒙巴顿似乎理解了第 17 英印师以那么大的兵力和火力，居然费了一周多的时间才拿下敏铁拉的原因。

敏铁拉失守后，木村司令官觉得问题严重了。他下令田中参谋长停止准备伊洛瓦底江正面的会战，从第 15 军的第 15 和第 33 师团各抽调一个联队，配合第 33 军的第 18、第 49 师团，全力夺回敏铁拉。木村还特别指令，敏铁拉争夺战由第 33 军司令官本多中将指挥。

3 月 12 日，本多中将接受了任务，随即赶赴敏铁拉东南面 35 公里处设立战斗指挥所。他认为夺回敏铁拉，首先要夺回那儿附近的各个简易机场，这样可以阻止更多的英军被空运来增援。日军疯狂地扑向机场，同时派部队不顾一切向良宇冲击，以阻止英军继续渡江。3 月 15 日，所有的机场都弥漫着战火的硝烟，当运输机载着第 5 英印师的空降旅在几个机场着陆时，炮弹常常就在机身周围爆炸，官兵们往往一跳下飞机就直接参战。

梅塞维在敏铁拉的部队，各个兵种配合得很出色，无线电台可以直接呼叫飞机，准确无误地轰炸和扫射日军的攻击部队；坦克随时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方向。在反扑中，日军甚至用“肉雷”来炸英军的坦克：敢死队员钻进散兵坑，每人各拖一个 100 公斤的炸弹，把炸弹夹在两膝之间，引信调整到“瞬时起爆”点，在坦克爬过散兵坑的那一瞬间，敢死队员就触发撞针。不过，英军很少几辆坦克是被这种拼死的办法炸毁的，而日本兵倒炸死了不少。

这场争夺战共打了两个星期，敏铁拉城外焦枯的田野上，

到处都散布着肢体破碎的日军尸体。到3月28日，仅据日方自己的统计，两个师团及配属部队，在争夺战中共死亡官兵6500余人。

英军击退了日军的反扑，牢固地占领着敏铁拉，这已经决定了日军在曼德勒防线必将崩溃的命运。因为木村抽调兵力反扑敏铁拉的时候，蒙巴顿却将能调用的兵力统统投入了曼德勒外围，伺机攻克曼德勒。

曼德勒这个缅甸的第二大城市，位于伊洛瓦底江畔，日军在那里构筑了完善的防御工事，防卫森严。

主攻曼德勒的是斯托普福德的第33军。3月14日，他们逼进了城西南由日第15师团驻守的杜弗林要塞。英军乘筏排渡越70米宽的要塞护河，一次又一次企图攻占要塞，但都没有成功。英军对泥土堆成的高墙进行持续炮击见效甚微，出动飞机轮番投下密集的炸弹，也没有起什么作用。经发电请示蒙巴顿同意，斯托普福德决定绕过杜弗林要塞，而从其他方向先进攻市区。见英军绕开了自己，逞强好胜的柴田师团长竟下令部队冲出要塞，折回市区与英军交战。可是，一离开坚固的要塞，仅有轻武器装备的日军，根本不是配有坦克战车的英军的对手，很快被击败。接着守卫在城南一带的第31师团正面也被英军突破。3月20日，日第15军司令官片村四八中将见下属各师团有陷于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遂下令撤出曼德勒，向东南方向的恰随突围。当日，英军完全占领了曼德勒。

缅甸正中心曼德勒的收复，无疑是英军重入缅甸以来的重大胜利。蒙巴顿在攻占曼德勒后两天便到达这里，他对斯

托普福德将军表示祝贺，并慰问了攻城部队。他在城里巡视了一遍后，又不禁感慨道：“看我年轻时曾经来过的地方已被战争烧为焦土，真使人感到伤心。”

令人激动的是，缅北的日军在中国远征军的打击下，已苟延残喘；此时整个缅甸中部又落入英军之手，通往仰光的道路已经打开。

## 催兵励马占仰光

占领仰光，是蒙巴顿完成反攻缅甸的最后一战。仰光位于缅甸全境的南端，濒临印度洋的莫塔马湾，是缅甸最大的城市和港口，也是缅甸的首都。由于仰光距敏铁拉还有 600 公里，而雨季又即将来临，蒙巴顿能否顺利地占领仰光，关键取决于他的部队能否赢得与时间赛跑的胜利。

蒙巴顿陆路南下攻占仰光的主力自然还是第 14 集团军，这时主要集结在曼德勒、敏铁拉和稍埠地区。配合陆路进攻，蒙巴顿还计划适时对仰光实施小规模两栖登陆攻击和空降袭击。

1945 年 4 月初，斯托普福德的第 33 军和梅塞维的第 4 军同时南下，而拥有相当实力和作战经验的第 4 军乃是蒙巴顿最器重和仰仗的主力。梅塞维的进军路线是一条坑坑洼洼的破旧沥青公路，加上前面连续几周的远程穿插和在敏铁拉与敌进行的争夺战，部队已经有些疲惫，南下推进的速度比较迟缓。

集团军军长斯利姆对此很不满意，他一面通知梅塞维加

快速度，一面又电告此时已在康提总部的蒙巴顿，要战区总司令直接敦促第4军的行动。通过若开战役和敏铁拉打的几次硬仗，蒙巴顿对梅塞维非常赏识和喜欢。他觉得这位勇将不会存在什么战斗情绪不高的问题，其部队之所以南进迟缓，一方面确实有道路不好等一时无法改变的客观原因；另一方面也要理解，做为一个直接带兵打仗的战地指挥官往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很多，而从全局角度考虑得少。一旦向他说明了全局利害，梅塞维肯定会克服重重困难加快前进的步伐。

蒙巴顿给梅塞维发去了一封电报，告诉他：如果在雨季来临之前未占领仰光，英军将陷入困境，狼狈挣扎于沼泽潭之中，又得不到必要的补给，而日本人却可借此重振实力。说明了这一切后，梅塞维立即前往第5师的先头部队，催促他们马不停蹄地前进。蒙巴顿还向梅塞维指出，为了保证英军能在6月份以前拿下仰光，他必须在4月下旬占领敏铁拉与仰光之间的东吁。

木村中将竭力挣扎，拼命招架。他也命令从曼德勒突围出来的部队向东吁集结，要拼力争取抢在英军之前到达那里。因为东吁附近有5个野战机场，仰光已处于从东吁各机场起飞的战斗机的航程范围之内。

日第15军从曼德勒冲出来后，受木村之命日夜兼程直接向东吁扑去，冲在头里的是业经整编并仍具相当实力的日第15师团。很快，该师团就与梅塞维的主力平行急驰，从空中可以看到两股尘烟滚滚的洪流，几乎是并驾齐驱地向前挺进，中间仅隔着一道窄窄的栅栏——一条丛林覆盖的山脉！

在这个紧要关头，是缅甸人民帮了英军的忙。如果说许

多缅甸老百姓在日军占领初期，还被日本所宣称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迷惑过的话，战争后期已认清了日本强盗的侵略嘴脸，盼望盟军能早日赢得这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敌人眼皮底下秘密组织和武装起来的克伦族游击队发挥了熟悉地形的优势，他们炸毁桥梁、堵塞公路、袭击日军的车辆，使拼命赶路的日本人遭到了层层阻滞。

梅塞维的部队终于赶到了前头，他们加快了挺进的步伐，全速向东吁进发，在这过程中，他们的先头部队还几次扫清了日军守备队的阻击。4月22日，当第5英印师的坦克以破竹之势冲进东吁时，守备日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站在值勤哨位上的宪兵竟举手阻止一队坦克通过，却被一碾而过。等日本人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们在英军横冲直撞的坦克面前已经无能为力了。

第5英印师在东吁给日军以粉碎性的一击后，遵照总部的指示并不作片刻的停留，部队继续向南挺进。紧随其后的是第17英印师，该师在科恩将军的率领下，保持着与第5师的密切协同。两师部队进抵彬韦贡时，距仰光的路程还有200多公里。

在这种情况下，木村决定日军在勃固坚守。勃固位于仰光东北正面的80公里处，是英军沿公路南进仰光的必经之路。因为雨季即将来临，海上条件会日趋恶劣，木村认为蒙巴顿不会试图从海上登陆袭击仰光，又考虑仰光本身是一个从陆上无法防守的海港城市，于是将防守战线确定在勃固，在那里进行决战才有可能保住仰光。木村离开仰光亲自赶往勃固，从毛淡棉调来了独立第24混成旅团，并新编了两个旅团，

其兵员来自仰光的卫戍部队、交通线警备队、海岸守备队，甚至还有在仰光的日本侨民。总之，所有能搜罗的力量都被驱赶到了勃固防线。

这次，该科恩的第 17 师打头阵了。4 月 26 日，该师打垮了守在一段狭路周围的日军。但在 4 月 28 日抵达勃固城郊时，遭到了日军炮群的轰击。梅塞维命第 5 坦克旅前去助战，当第 5 坦克旅的谢尔曼式坦克隆隆开向那里时，木村命令数十辆日军坦克前去迎战。木村现在手头上的这些坦克，是日本“三·五式”超轻型坦克。它状如一只方铁箱子，正面装甲只有主战坦克的一半厚，没有旋转炮塔，只配备 2 至 3 挺大口径机枪，坦克战车全重仅 4.5 吨。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它舍不得用几十吨的钢铁去制造像 32 吨重的谢尔曼式坦克。

日本兵驾驶着那些“方铁箱子”与英军第 5 坦克旅相遇了，尽管他们英勇无畏地向前冲去，但他们机枪射出的子弹在谢尔曼式坦克上仅碰出一串串火星。相反，庞大的谢尔曼式坦克群几乎没怎么动用坦克炮，很快就将日军的几十辆“方铁箱子”碾成了一堆堆废铁，来不及跑出来的士兵成了里面的肉酱。

勃固城郊被英军控制后，科恩分兵两路同时突进，发起了攻城战斗。英印士兵投入了逐桥逐堡的争夺战，经过 4 月 30 日一天的战斗，英军在夜幕降临时，已占领了勃固城的北部。

次日，城南的日军开始从勃固向仰光撤退，木村司令官见守城无望，亦已先期返回了仰光。于是，科恩的第 17 英印

师紧随着日军撤退的脚步，占领了城南，从而完全控制了整个勃固城。

这里离仰光还有 80 公里，梅塞维要率领集结在勃固的第 17 师和第 5 师发起最后的冲刺。然而，正当先头部队拥出城去踏上仰光公路的时候，天上乌云密布，闪电划破长空，暴雨瓢泼而下。英军一直在同雨季赛跑，而雨季却比往年提早 2 周来临了。也就是几小时之内，英军要用作简易机场的平地已被大水淹没，看上去仍然完好的公路已成一片泥沼，沟渠河谷化为股股汹涌的急流。勃固河开始哗哗作响，而且很快就要咆哮起来。梅塞维的坦克、大炮、车辆以及步兵纵队，被暴雨和洪水阻滞住了。

梅塞维的第 4 军在和时间的赛跑中，还是输给了雨季。当然，如果他们不是在勃固争夺战中耽误掉几天，区区 80 公里的路程他们会一下子冲过去的。而正是失去的这几天时间，使梅塞维将军失去了首先攻入仰光、进而解放缅甸首都的个人荣誉了。

在梅塞维部队的整个南下进程中，蒙巴顿一直关注、鼓励并空中友援着他们。他一方面希望梅塞维能获得最先攻进仰光的荣誉，另一方面又担心他们不能及时抵达那里，从而累及了夺取仰光的全局。他翻出了那个曾被人否定而自己仍念念不忘的“德拉卡拉”计划，此时此刻他觉得仍有用，尽管目前已无须展开那么大的规模和兵力，但对仰光进行两栖登陆的基本精神还适宜于现在。特别是它作为万一第 4 军不能及时到达仰光的一种保险措施，更有着非常紧迫的现实意义。

他决定从驻守在吉大港至若开一带的克里斯蒂森的第15军中，抽出一个师的兵力执行两栖登陆任务，这个师还将配置一个中型坦克团和一个伞兵营，并紧急搜寻了一些登陆艇待命。

当蒙巴顿接到梅塞维军在勃固一带果然被雨季阻滞的报告后，立即下令实施对仰光的两栖登陆计划。

勃固被英军攻破后，日本人在仰光已经没有什么力量来组织防御，一些日本侨民在组成志愿队以守卫仰光。驻缅日军各机关正在烧掉文件和密码本，捣毁机器设备；日本人扶植的缅甸傀儡政府也在忙于撤退。木村为避免被英军活捉的下场，逃离了仰光，临走时他让日第28军司令官樱井省三中将负责防守。樱井接手后，自知带领那些残兵败卒根本无法守住仰光，随即也带着自己的残余人马向锡唐河方向逃去。

5月1日，英军在发动两栖登陆前几小时，蒙巴顿令空军到仰光上空进行侦察，发现在市内监狱的屋顶上涂写着“日本人滚蛋了”的标语。登陆计划继续实施，黄昏，廓尔喀伞兵营在仰光河口着陆，同时两栖部队在仰光港口附近登陆。2日，他们合为一路在未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进入了仰光城。5月6日晨，从勃固南下的第4军的先头部队，也终于开进了仰光。至此，缅甸实际上已完全解放。

5月10日，蒙巴顿从康提飞抵仰光。3年前，仰光的失守曾标志着英国人在缅甸末日的开始，而现在却标志着日本人末日的来临。蒙巴顿感谢英国的、印度的、非洲的、廓尔喀的等等不同种族的官兵们的英勇奋战，同时慰问了一些饱受苦难的仰光居民。当梅塞维垂着头向他表示惭愧的时候，蒙

巴顿宽宏大量地拍了拍他的肩头：“虽然你们没能及早赶到，但是，如果不是你们的快速推进并在勃固击破了日本人的防御，因而迫使木村中将撤离仰光，那么两栖部队肯定会遇到激烈地抵抗。真正的胜利还是属于你们的！”

## 日本投降

蒙巴顿在夺取缅甸之后，下一个重大步骤是进攻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为此他又制订了一个取名为“拉链行动”的作战计划。

7月中旬，蒙巴顿被丘吉尔叫往柏林参加波茨坦会议。由于欧洲战事随着5月9日德国正式签署投降书，已于两个月前结束了，波茨坦会议主要研究对日作战问题，所以需要蒙巴顿代表东南亚战区前来参加。

蒙巴顿抵达柏林的当天晚上，丘吉尔就请他去吃饭。当蒙巴顿来到丘吉尔下榻的宫殿时，丘吉尔的举止显得很神秘，他只是和蒙巴顿碰了碰手，然后他把头伸到门外探望了一下，这才把蒙巴顿拉到身边轻声说：“你又得改变计划了……”

没等他说完，蒙巴顿脱口而出：“这次绝不！”

“一定要改，甚至可能还得放弃。因为在你的‘拉链行动’实施之前，日本人就可能已经宣布投降了。”

“你怎么知道？”

丘吉尔又降低了声音说：“这是绝密的消息。美国人已经制造出了原子弹，他们准备把它投向日本，这样日本会很快投降的。”

真不走运。蒙巴顿刹时感到自己的又一项计划要告吹了，而且它很可能是自己在东南亚战区事业上的顶峰。

7月17日下午5时，美、英、苏三国首脑齐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召开了著名的波茨坦会议。包括蒙巴顿在内的各国代表团高级成员，则分别坐在稍后一排的椅子上。罗斯福总统已于3个月前突发脑溢血病逝了，继任的杜鲁门总统前来参加会议。而实际上这次会议之所以开了两周之久，原因之一就是丘吉尔要在会议中途返回伦敦参加大选，看来他的位子也有些坐不稳了。果然，会议后期那张大圆桌旁英国首相的位子，由新当选的艾德礼坐上了。

为此，8月2日波茨坦会议一结束，蒙巴顿即先返回了英国。他现在关心的是新的工党内阁，对他的“拉链行动”计划持何种态度。他和新首相艾德礼早就相识，私交也不错，而且艾德礼性格温和，易于倾听别人的意见。蒙巴顿感到与他谈论问题，反而比跟丘吉尔议论事情更容易一些，尽管丘吉尔曾提携并一直庇护着他。

他对艾德礼说：“封上瓶盖是错误的和愚蠢的。”因为在蒙巴顿看来，日本现在还没有投降，就是它宣布了投降，也有实施“拉链行动”的必要。放弃这个计划的错误在于，那等于说盟军无视饱经苦难的当地居民希望狠狠打击日本军队的正当要求；其愚蠢在于，如果不通过“拉链行动”使英军尽快登上马来半岛，战后就会使英国失去在当地人民中的形象。艾德礼同意蒙巴顿的观点，答应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决定是否实施“拉链行动”。

于是，蒙巴顿立即从伦敦出发，他要赶紧回到战区司令

部去。8月7日，他乘坐的飞机除了中途加油外，几乎没有停留。结果，创造了当时31小时飞行6343英里的远距离飞行记录。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次日，蒙巴顿接到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给他下达的新任务：

(1) 重新占领已光复地区中的关键地域，确保对已投降的日军的有效控制，解除日军武装；(2) 努力争取尽可能早地释放英国和盟军的被俘人员和其他被日军监禁者。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整个东南亚战区现仍有大约50万日本陆海空部队散驻在数百万英里的范围内，没人能肯定各日军部队是否都已收到了投降命令。蒙巴顿立即行动起来，他命令立即实施“拉链行动”计划，以任何可能得到的部队向马来亚和新加坡进军。同时，他指示沃克中将率领包括扫雷艇在内的各类军舰所组成的混合舰队，立即冒着雨季时节的风暴出海；命令其他部队迅速出动，前往香港、西贡等地接收日军司令部。他又给此时在伦敦的妻子发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要她立即带着救护队赶来东南亚，帮助救治将要从日本集中营里获救的伤病战俘。

然而，几天以后，已充任盟军对日事务最高负责人的麦克阿瑟给了蒙巴顿当头一棒。他要求蒙巴顿在受降仪式之前，不要再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接到麦氏的命令，蒙巴顿勃然大怒。他想到那些仍在日军铁蹄下、监狱里受苦受难的人们，还要再无缘无故地多受两周的折磨；想到业已出发的部队，如果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将会带来难以想象的混乱。抱着一线希望，他给伦敦参谋长

委员会打了急电。

回电让他遵守麦克阿瑟的命令，此时麦氏又来电督促他执行命令，电文的用词十分粗鲁，虽然这也可能是美国人的方式——“路易斯勋爵，穿好裤子等着，不要着急。”

蒙巴顿对这种粗鲁的玩笑并不欣赏，马上恼怒地回电反击：“如果你能把我区日本人的裤子都脱下来，我当然不着急。”他决定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

9月9日，蒙巴顿下令英军在马来亚的波德申和巴生港附近的莫里布登陆。不出蒙巴顿所料，虽然日本天皇早已宣布了投降，但这里的日军还是进行了抵抗，英军遭受了一些挫折和伤亡。不过，由于登陆行动的突然性，一个只配备轻武器且士气沮丧的日军师团，很快被解决掉了。

战争最终结束了。

在盟国所有的高级将领中，蒙巴顿对日本的态度是最强硬的。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东南亚的强盗行径和野蛮做法。在英帕尔战役时，蒙巴顿就曾听说一群为西约克郡团运送物资的英印士兵，被日军俘虏后，日本人把他们的双手绑到树上，然后把他们抽打得昏死过去；俘虏醒过来以后，再用刺刀把他们一个个挑死。蒙巴顿觉得永远也不能宽恕日军的残忍行为。

在日本受降问题上，他指出：我们如果对日本人手软，我们将会犯严重的错误；一般说来，我不是怀有报复心理的人，然而，我总是感到，如果我们对日本的领导人不强硬，他们最终还会卷土重来，再发动一场战争的。

在给一位私人朋友的信中，蒙巴顿甚至认为，战争应当

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日本天皇本人亲自到马尼拉（麦克阿瑟进入日本之前的司令部）来投降。这样做将会使战争再延长 2 至 3 个星期，也许再动用原子弹，但“将会永远地摧毁现在看来被挽救下来的日本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机器”。

麦克阿瑟的看法与此不同，认为缴械投降这种古老的作法，更“将导致败方的丢脸和丧失信念”。对麦氏居然要亲自跑到日本，接受其领导人在很少有下级在场的情况下投降的作法，蒙巴顿不以为然。他坚持在他的战区内，日军投降应由所有的日方高级将领在他们自己的部下面前，举行正式的签字仪式，而且一定要当场象征性对他们进行缴械，并将这些佩刀、枪支等作为战利品分发给在场的盟军官兵。

他果然是这样做的。1945 年 9 月 12 日，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正式受降仪式在新加坡举行。这一天，日板垣大将带着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木村、第 3 航空军司令官木下、第 18 方面军司令官中村、南方军总参谋长沼田、第 10 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留以及第 2 南遣舰队司令官柴田等来到新加坡特别市政厅，他们当场解下佩刀双手递交给盟军军官，然后在投降文件上签字。

板垣等几位日军将领，想走上前去与身着笔挺的白色皇家海军上将制服的蒙巴顿握手，被蒙巴顿断然拒绝了。事先，所有要参加仪式的盟军军官都得到通知：无论对方怎样主动，所有人都不得与日本人握手。

蒙巴顿在战后访问过许多国家，却从来没有访问过日本，日本人也不欢迎他。

为了奖赏蒙巴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功劳，特别是他指挥

英印军队在缅甸击败日军的辉煌业绩，艾德礼首相向英王提议封他为“缅甸蒙巴顿伯爵”。乔治国王为王室成员中能有人凭着自己的功绩获得荣誉，感到特别愉快。蒙巴顿虽然对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路易斯勋爵”的称号特别留恋，但还是毫不推辞地领受了更高一级的荣誉“缅甸蒙巴顿伯爵”。

## 第七章 功成名就

### 印度总督

战争结束了，做为一个战区的最高司令官、一个获得了伯爵称号的海军将领，蒙巴顿为皇家海军带来了荣耀。现在他想要回到海军去，继承他先辈的事业，继续寻觅他少年时的梦想。

1946年6月，蒙巴顿抱着重返海军舰队的强烈愿望回到了英国，海军也需要他。1946年底，蒙巴顿被预任为英国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为担任这个新职务，蒙巴顿先到朴茨茅斯海军学院高级将领班进修。然而不久，蒙巴顿发觉自己又将要离开皇家海军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人民要求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呼声和力量就在逐步增强，虽然屡遭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但独立的火焰一直没有被扑灭。二战期间，是共同的反法西斯战争，减缓了印度人民及其各党派对英国的压力。

现在战争已经结束，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又迅速高涨起来了。1945年艾德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已明显感觉到经过长达六七年战争的折磨，英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削弱，再去大规模镇压印度的独立运动确已力不从心，因而提出“在大多数

印度人同意的前提下，印度可以取得独立地位，并保持同英国悠久而特殊的友谊”。

当获取独立的希望还很渺茫时，印度（当时它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各教派的教众们联合起来为独立而斗争。但在英国工党政府答应给印度独立地位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间存在的潜在矛盾开始公开化了，还有为数众多的其他小民族和小教派，也纷纷想在印度即将发生的转折性变化时，争得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各派之间的冲突和角逐日趋激烈，以至发生了大规模的流血事件。以印度教信奉者为主体的国大党要求建立独立的、统一的次大陆国家，而穆斯林们则要求建立自己的国家——独立的巴基斯坦，这是当时冲突的主要症结。

此时的印度总督韦维尔，是位缺少应变能力的老军人，显然无法应付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艾德礼首相决定让蒙巴顿去接替他的职务，因为蒙巴顿具备担任印度总督的各种条件：他在东南亚战区任职时，“已成功地塑造出自由的非殖民化人物的形象”；他是王室成员，对印度的王公们有一定的吸引力；他跟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之间的个人关系也不错，蒙巴顿曾在二战期间是否关押尼赫鲁的问题上持有过开明的态度。艾德礼唯一担心的就是蒙巴顿本人是否愿意接受这一使命。

的确，蒙巴顿对再度离开皇家海军重返印度任职显得很犹豫。于是，他首先去找乔治国王征求意见，国王对他说：“迪基，你应该去印度。事实上，只有你才能把那儿的事情处理好。这不仅是因为当地的著名人士都喜欢和尊敬你，而且还因为你是一位亲王的儿子。他们对我个人宣誓效忠过，这

是一种承诺。我们答应他们独立，也只有我们王室的一个成员亲自去，才能使他们相信我们双方可以解除这种承诺。”

至此，蒙巴顿别无选择。不过他向艾德礼首相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无论印度的事态如何发展、各方能否达成协议，英国最迟将于 1948 年 7 月以前撤出；第二，他要亲自挑选自己的工作人员，而且有权调整已在德里任职的英国官员；第三，也是他个人最顾虑的一个条件，即要求把他的名字仍保留在皇家海军现役人员的名册上，这样不至于影响他将来能重操旧业。蒙巴顿的这些要求都得了满足。

1947 年 3 月 22 日，蒙巴顿携夫人抵达德里的总督府——卢蒂恩斯宫。两天以后，英印当局举行了新总督就职典礼。他宣誓就职完毕后，不久便同印度各党派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的会谈。他会见的主要对象有印度教和国大党的实权人物尼赫鲁、甘地和萨德尔·佩特尔，穆斯林派的最高决策者真纳等。

到 4 月中旬，蒙巴顿认定，在印度实行某种分治是不可避免的了。为此，他与助手们着手准备了一个印度分治计划，并在 5 月初送往伦敦请求内阁批准。经过修改后的方案被送回到德里，这就是有名的实施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次大陆独立后，将分别形成两个独立的国家——以信奉印度教居民为主的印度和以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由相距 1600 公里东巴和西巴两部分组成；王公土邦在“移交政权”后享有独立地位，可由它们自定前途，分别加入印巴任何一方，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应划归巴基斯坦。

对印巴分治、进而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以真纳为首的穆斯林联盟自然是赞同的。这实际上也是真纳一生的奋斗目标，至今他被巴基斯坦人民尊称为国父。而在尼赫鲁和其他国大党领袖看来，国家的分裂即是灾难，起初，“尼赫鲁简直像发了疯，说蒙巴顿的方案同他所期望的相差太远，完全不能接受”。蒙巴顿则指出，印度为了获得独立就不能不承受这种代价，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激烈冲突的现实无法做到统一，印巴两国各走各的路、各过各的日子也许更好。他也声称“要不是宗教的狂热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决不会同意把一个国家分开的。”经过反复磋商后，尼赫鲁最终也基本同意了蒙巴顿方案。

印巴分开后，还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王公土邦的前途问题。在印巴双方的要求下，蒙巴顿出面劝说王公土邦放弃独立建国的想法，根据其宗教信仰分别并入印度和巴基斯坦。

也有难办的土邦，这就是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查谟和克什米尔（简称克什米尔）这个王公土邦。因为从居民成分来看，在查谟，印度教徒和锡克人较多，而在克什米尔河谷地区，穆斯林占多数，总的来说，这一地区穆斯林占多数。再由于它的边界大部分同未来的巴基斯坦接壤，人们一般认为它可能会并入巴基斯坦。然而，当时的克什米尔土邦王公却是印度教徒。在他眼里，并入任何一方都不好，如果一定要并入某一方，他宁愿选择印度。在无法选择的情况下，他下决心把事情拖下去，拖得时间越长越好，私下希望最终能获得独立地位，因为在众多的王公土邦中，克什米尔是最大者之一。

蒙巴顿确也亲自到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去了一趟，劝说王公同意并入巴基斯坦，但没有结果。此时，印巴双方都在埋怨蒙巴顿，而蒙巴顿则说“他再也不想管下去了”。这或许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期间，连续6星期每天要工作17小时，身体快要拖垮了”；或许他有意要留下一个创口，“由新独立的国家自己去解决”，以更容易使英国在南亚次大陆上施加自己的影响。因此，在印巴分治之初，这个问题就未能解决，也就埋下了日后两国兵戎相见的祸根。果然，当年10月和1965年6月以此为导火索分别发生了第一二次印巴战争，到1971年又爆发了第三次印巴战争，巴基斯坦被肢解，东巴独立成立了孟加拉国，这是后话。

巴基斯坦和印度独立的日期，分别定在1947年的8月14日和15日，而实际上仅仅相差10多个小时而已。按照计划，蒙巴顿要分别参加两个国家的独立仪式，以示公允。

由于巴基斯坦独立稍早一点，8月13日蒙巴顿先飞抵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的独立仪式。第二天上午，巴基斯坦国民大会开幕，宣布巴基斯坦正式独立。蒙巴顿应邀发表演说，他呼吁结束暴力，声称印巴分治不是断绝往来，而是一种新关系的开始，并要求巴基斯坦保持与英国的特殊友谊。当天下午，蒙巴顿又匆匆飞回德里，参加印度的独立活动。在14日与15日之交的午夜，尼赫鲁在印度立法会议上庄严宣布：“世界处在沉静之中时，印度就要走上独立自由的新生活了。”

此时此刻，蒙巴顿的总督府里一片静寂。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思绪万千。说实话，对大英帝国这块最大的殖民地在他这一任失去，蒙巴顿内心深处是难受的，然而这又是无

可奈何的唯一选择。

8月15日，蒙巴顿和夫人先到德巴尔厅参加印度政府各位部长的就职仪式，然后又前往国会大厅，在那里发表了讲话。他再次说明，印巴分治是根据印度教和穆斯林的意志而采取的必然行动，是根据双方的路线方针作出的决定。言外之意，他要向长期主张次大陆为一个国家的印度国大党领导人阐明，印巴分治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主意。

艾德礼首相对蒙巴顿的工作表示赞赏，他来电称：“一项史无前例的艰巨任务今天终于完成了。在这伟大的时刻，我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你在战胜每一个艰难险阻中所显示的卓越才能令人惊叹不已。你短暂的总督任期将永远载入历史的史册。”

蒙巴顿在印度独立那一天曾承诺他将在1948年离开印度回国。这期间，他在印度政府正式邀请的前提下，仍担任着取得独立地位并随即加入英联邦的印度的总督，不过这仅是一个挂名职位，执掌印度实权的已是尼赫鲁总理。蒙巴顿的生日是6月25日，84岁的老母亲路易斯夫人特别重视家里的各种纪念日，因此他答应有可能的话到时就回国。

蒙巴顿向印度政府提出6月21日启程回国，尼赫鲁总理虽然犹豫了一阵，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启程前，尼赫鲁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称赞蒙巴顿的功绩。

主人的客气足以使蒙巴顿自我感觉良好地离开了印度。他的离去，标志着英国在印度次大陆殖民统治的一个时代的终结。

## 重返海军

1948年6月23日，蒙巴顿一行乘专机返回了伦敦。再过两天，便是他48岁的生日。

此时，这里的许多人又在纷纷议论蒙巴顿的职位安排了。有的说他可能会去搞政治，到美国当大使；有的说他可能去经商；还有的说他将出任文职的国防大臣。实际上，这种种猜测都不着边际，蒙巴顿自己心里清楚，他的志向是继承父业，最终当上第一海务大臣。而为实现这一志向，他只有一条路可走——重返皇家海军。为此，回国后第三天，蒙巴顿就向海军首脑们打了报告，表示愿意服从他们的分配。

由于蒙巴顿在皇家海军里的军籍一直保留着，他回去自然没有任何障碍。于是，10月份蒙巴顿出任地中海舰队第1巡洋舰队司令。

英国地中海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之一，而第一巡洋舰队又是皇家海军中唯一的一支常备舰队，它拥有4艘大型战舰和数十艘各类中小型舰艇。所以，蒙巴顿的职位是相当重要的。但是，与他当年担任盟军一个大战区的最高司令或总督时相比，这个职位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更有趣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地中海舰队总司令鲍尔将军，是蒙巴顿在东南亚战区任最高司令时下面的东印度舰队司令，地中海舰队副司令也曾在蒙巴顿手下任过职。在整个地中海舰队的领导层中，他这个第1巡洋舰队司令的职务排在第4位。于是，人们好奇地观察着他们之间将怎样处理如此复杂的关系。

蒙巴顿处理眼下的上下级关系时很有分寸，既不显示出骄傲自大、摆过去的老资格，又不刻意表现出做作的礼貌和谦恭。他恰如其分地对上级表示敬意，又不失他本来应该得到的礼遇。因为谁都清楚，蒙巴顿在历史上的地位已超过了地中海舰队中的任何一个人。舰队司令鲍尔将军对他很礼貌，一见到蒙巴顿就不由地想起当年在东南亚时的情景，总是对他以“长官”相称，而蒙巴顿也尊重现实，见到鲍尔或汇报工作时，也总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长官”。他们如此礼貌地处理好个人和工作之间的关系，在整个地中海舰队的官兵中传为佳话。

1950年6月，蒙巴顿被调离地中海舰队，回海军部担任第四海务大臣。当时，皇家海军部有5个海务大臣，因为参加内阁的英国海军大臣是文官，所以第一海务大臣实际上是海军的专职首长，蒙巴顿之所以很早就立志当上它，原因就在于此。第二海务大臣负责人事，第三海务大臣负责舰艇设计和制造，第四海务大臣负责补给和军饷等后勤工作，第五海务大臣负责海军中的航空兵部队。

来海军部走马上任后，蒙巴顿对后勤方面糟糕的程度惊诧不已，这项工作的确是被人为地忽视了。15万海军预备役人员应做到召之即来，可是海军所有的仓库只有可供4万人的军服和用具。没有军需储备，也没有搞任何军需储备的计划，甚至没有足够的扫雷设备装备现有的扫雷舰。蒙巴顿开始干了，他巨大的工作热情和能量迸发出来了，新的主意和新的举措不断涌现。首先，他完全重组了他的后勤机构；其次，他从第三海务大臣那里，拿过来了为各舰队分配武器弹

药的权力；再次，他获得了制订皇家海军所有行政计划的权力。正是蒙巴顿在这个岗位上工作的两年中，使第四海务大臣位置的重要性达到了以往未曾有过的程度。看他这么愿意干，海军部赋予他的任务也没完没了，像当年他父亲在这里工作时一样，海军部里的旧口头语又落在了儿子的身上：“什么事儿都让迪基去干，因为他肯干、会干。”

1951年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垮台后，丘吉尔又奇迹般地打回了唐宁街。保守党在野时，曾指责过蒙巴顿在次大陆搞的那个分治方案，人们以为丘吉尔复出后会惩罚蒙巴顿。然而，保守党执政后，丘吉尔反而感谢蒙巴顿在次大陆的出色工作，使自己不再为那里的问题心焦劳神。看来，在台上执政和在台下做反对党，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两党领导人都支持年富力强的蒙巴顿实现自己的理想。1952年5月，蒙巴顿先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转年2月，晋升为正式的海军上将。

1955年3月21日，蒙巴顿接到正式任命，他真不敢相信自己一生的愿望已经实现了。这也是丘吉尔最后一次提携他，因为在4月份丘吉尔就辞职下台了。

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第一天，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我坐在父亲的画像下面，心里十分激动。”尽管当年路易斯亲王办公室的窗前，现在建有一幢黄褐色的大楼，挡住了外面射来的阳光，但蒙巴顿还是坚持要去那里办公。不过，他坐在父亲当年坐过的那把椅子上，并不想沉缅于过去，他要着眼于更新、更高的目标。他认为皇家海军需要改革，以期适应时代的要求。

1956年，蒙巴顿登上了皇家海军的顶峰——被晋升为海军元帅。

## 三军主帅

1959年，蒙巴顿在皇家海军第一海务大臣的位子上干满四个年头的时候，麦克米伦首相决定任命蒙巴顿为国防参谋长。从地位上说，国防参谋长仅次于国防大臣，但由于后者属于文官并受党派竞选的影响，所以，国防参谋长实际上是整个英国陆海空三军武装力量的专职首长。

在正式任命公布前，蒙巴顿忙忙碌碌地度过了他在海军中的最后几周。4月19日和20日，他发出了1300份告别信，其中大部分的结尾都有他的亲笔签名。4月23日，他在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告诉广大人民，海军的前途是光明的”。按规定，他移交第一海务大臣职权的时间是5月1日零点整。当这一时刻到来时，蒙巴顿十分伤感地说：“现在我已不再仅仅属于皇家海军了。”

蒙巴顿是继威廉·迪克森之后的第二任国防参谋长，这个职务设于1958年，目的是统一指挥和协调陆海空三军。然而，迪克森在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方面，没有取得成功。他仅干了一年多，便干不下去了，由蒙巴顿来接替他。当时，陆海空三军各自的参谋长，有事可以直接去见内阁大臣和首相，蒙巴顿认为这样做无疑是损害了国防参谋长的权威。于是他上任伊始便定下规矩，各军种有事先要找国防部请示，不准他们越级去找内阁大臣和首相。

20多年来,蒙巴顿一直主张三军统一。还在大战期间,他就曾说过:“我个人认为,所有军官都应享有去各兵种服役的机会。他们应分别在达特默思、克兰威尔和桑赫斯特轮流服役,一年换一个地方。这样,他们既可受到一般的锻炼,还可学到特殊本领。”他还主张,军校学员通常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学习参谋课程和战术课程应着眼于三个军种,某一军种的参谋应到其他两军种里工作一段时间。他在负责联合作战总部的期间,便是这么做的。

在领导机构的改革方面,蒙巴顿提出撤销各军种参谋部,而设立三军统一的联合计划参谋部,并由他来担任这个机构的常任主席。不过,由于遭到了各军种参谋长的消极抵制,这一目标没有在伦敦实现。蒙巴顿于是把它付诸实施于海外驻军,分别在塞浦路斯建立了近东联合司令部,在亚丁建立了中东联合司令部,在新加坡建立了远东联合司令部。这种新的指挥机构,在提高英军的快速反应能力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在1961年,伊拉克再次称科威特是它的一部分,并在科伊边境集结重兵,对科威特进行威胁。英国派出航空母舰前往海湾地区,并答应科威特,一旦需要支援,英国军队24小时内即可采取行动,结果使伊拉克未敢轻举妄动。英国之所以能夸下海口,中东联合司令部的建立是原因之一,因为它能迅速协调和调动陆海空各部队,简化了工作程序。英国驻中东地区司令埃尔沃西中将说,在这次事件中,没有联合司令部这样一个指挥机构,英国的干涉肯定不会那样顺利。

然而,就在蒙巴顿在国防参谋长的显赫职位上,全力以赴地干自己的事业的时候,1960年2月他的夫人埃德维娜却

不幸病故了，终年仅 59 岁。

埃德维娜是位很要强的女人，自战争期间她主管过圣约翰救护队以后，一直着迷于医疗救护事业。这几年，她每年都要花几个月去非洲和远东地区，帮助那里的红十字会工作。过度的劳累和条件的艰苦，使得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但她反而似乎要与死神争夺时间拚命去工作。这次就是在她代表圣约翰的海外野战救护旅去远东视察时倒下的。

埃德维娜去世后，蒙巴顿陷于巨大的忧伤之中，他写道：“我太痛苦了，我过去从未意识到我是多么地爱她和她对我是何等重要。”丧偶的人都会有这种心情，但蒙巴顿比其他人都更吃惊地发现，他是那样地离不开埃德维娜。他和妻子过去经常分居，也时常吵嘴，加上他在事业上很充实，自以为没有妻子在身边，他也会生活得很好。现在他才感到以前的那种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他永远失去了她，形单影只，成了年逾花甲的单身汉。

在两个女儿的悉心关照下，蒙巴顿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终于重新振作起来。在细致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蒙巴顿和助手们又对英国未来的防务结构提出了供政府选择的 3 种方案：A. 只对现行体制作些简单的修补；B. 建立一个完全统一的和确能发挥作用的国防部；C. 允许陆海空三军种各自的总部单独存在，但必须接受国防部的全面领导。其中，蒙巴顿认为最理想的是 B 方案。

由于撤销三军种总部，会使许多将军的职位难保，麦克米伦首相犹豫不决。他想先选择 C 方案，然后为二三年内实行 B 方案打下基础。当他征求蒙巴顿的意见时，蒙巴顿回答

说：“作为一种临时解决方案，我同意。”然而，出乎蒙巴顿所预料的是，政府毅然采用了 B 方案。

那是 1964 年 2 月底，蒙巴顿率军事代表团访问墨西哥，3 月 1 日他在那里收到了麦克米伦的一份电报。电报说，内阁正在就改组防务指挥系统的最佳途径（即 B 方案）进行讨论，而且进展顺利。首相还说“我想让您知道，我是多么地感激您。您辛辛苦苦制订的改组方案，如今正在开花结果。”几天以后，蒙巴顿的代表团抵智利访问时，英国内阁决定采用 B 方案来改组防务系统的结果传来了。3 月 5 日，蒙巴顿在日记中写道：“《泰晤士报》航空版今天寄到了智利。报上以十分感人的笔调宣布，政府已原则上接受了我的建议，决定取消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重建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国防部。”多年的设想终于实现了，蒙巴顿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这期间，蒙巴顿还为加强英国与美国之间的防务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尽管蒙巴顿希望英国的防务能够取得完全独立，但他也知道，英国的安全与美国及其他欧洲盟友的安全有不解之缘。华盛顿的决策对英国军队产生的影响甚至不亚于白厅的决策。所以，在他任国防参谋长时，便利用各种关系保持了同美国人的紧密联系。

到了 1964 年下半年，64 岁的蒙巴顿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遂产生了告老还乡的念头。蒙哥马利将老友的想法转告给了当时的首相威尔逊。

的确，像蒙巴顿那样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即使比他年轻许多的人，也会被搞得精疲力竭的。以 1965 年 2 月 1 日至 3

日的日程为例：他于2月1日上午9点10分离开住所，10点30分到达办公室；到2日凌晨1点30分，除了吃饭之外，他一直在工作，休息两小时后再工作到早晨5点；睡觉至9点30分又爬起来工作，晚饭回家吃，然后一直工作到夜间11点30分；3日早上5点45分开始工作，晚上有正式宴会，宴会后他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甚至在节假日，他平均每天也要花五六个小时批阅文件。长期紧张的工作，使蒙巴顿患了失眠症，他曾写道：“总是睡了不到两个钟头就醒了。”他确实太累，身体被搞垮，有点儿干得厌烦了。

1965年6月底，蒙巴顿的退休申请获得了批准。30日，他在王宫侍从的引导下正式谒见伊丽莎白女王陛下（也是他的侄媳），并接受了女王授予的一枚功勋章。从蒙巴顿1916年由达特茅斯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成为一名正式军官算起，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了。

次日，蒙巴顿要告别戎马生涯离开国防部的消息不胫而走。许多记者和市民，都纷纷前来围满了国防部大门口，蒙巴顿下楼时从窗子里看到了外面的场景，兴奋地说：“哈！门口还有这么多人，真令人满意。”

## 第八章 桑榆晚景

### 退而不休

退休以后，蒙巴顿居住在汉普郡的布罗德兰兹庄园，它是埃德维娜的外祖父凯赛尔爵士留下的。

蒙巴顿从 13 岁入奥斯本海军学校起，50 多年来一直过着一种严格的有规律的生活。对于习惯于这种生活的人来说，一下子退休了，就显得有些无所适从。的确，蒙巴顿退休初期，不知该干点什么好：读书、画画、听音乐都觉得没意思，对栽花种草、赛马、钓鱼也不感兴趣，对马球等运动，体力又不允许了。

在女儿们的规劝下，蒙巴顿又重新开始找回生活的乐趣。他经常穿着古怪的服装、骑着装饰漂亮的战马，缓行于乡间小路上。为了使偌大的庄园变成一个经济基地，蒙巴顿又专门成立了一个庄园管理委员会。他在日记里说：“虽然我的建立庄园委员会的建议一开始不大受欢迎，但是我想现在每个人都会同意这是管理这个大庄园的最好办法。”他还发挥了特别喜欢制订计划和方案的专长，从买卖一座农场到装修一间厕所，无不像准备打仗那样，事先鼓捣出一套方案来。在庄园委员会及其女婿的努力下，庄园经济确实兴旺起来了，蒙

巴顿对农牧业一窍不通，但也丝毫不妨碍他在整体规划方面发表高见，而且往往还有奇效。

然而，外国的世界又不允许他沉溺于自己的庄园事业，各种各样的信件和邀请雪片似地向他袭来。他经常每天要回四、五十封信，每周要做 3、5 次的讲演，4 位助手每天都在高度紧张地工作。

同时，英国政府还要利用他的声望和关系，以“私人”身份去扩大英国的影响。他被频频叫出布罗德兰兹庄园，成为国家一位不可多得的解决麻烦问题的专家和非官方使者。据统计，从 1965 年退休到 1979 年遇害身亡，14 年的时间里他总共访问了 36 个国家。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蒙巴顿更没有与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海军事业诀别，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海军事务。当时围绕航空母舰的作用问题军界内部争论了多年，由于他不再担任国防参谋长这一职务，使他更有精力以超脱的地位参加这场争论。1966 年，蒙巴顿在上议院就以航空母舰对保卫英国东苏伊士政策的重大作用为主题进行演讲，反对削减航空母舰。1969 年，政府计划让“鹰号”和“方舟”号两艘航空母舰退出现役，蒙巴顿马上选择一次文学午餐会的时机对该计划进行了抨击。他要求这两艘航母不但不能退出现役，还要拨款 6000 万英镑进行现代化改装。1970 年 6 月，希思在大选中获胜，新政府决定不废弃这两艘航空母舰，甚至还同意拨 6600 万英镑改装它们。蒙巴顿很高兴，他从布罗德兰兹庄园里采摘了一篮鲜花并附上一封信称颂希思：“你干得真不错！我非常高兴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为我是坚信你能取胜的人之一。

我盼望保守党取胜的最大目的是改变在过去几年内搞得越来越糟的防御策略。”

作为军人和王室成员，蒙巴顿要在英国两大政党——保守党和工党之间保持中立，但他内心是倾向于保守党的。蒙哥马利晚年加入保守党时，曾也想拉他一起参加，被他拒绝了，这主要是受到王室成员身份的约束。

蒙巴顿退休后要做的另一件事是，给自己立传。他对自己的文笔没有信心，又不想马马虎虎地对待这件事情，于是想请英国著名作家福雷斯特来为他捉刀代笔。可惜福雷斯特不久便去世了，蒙巴顿还得另外找人为他写传。其实，他更愿意在死后，再由人家来写传。一则可以写出他完整的一生，二则他还活着，就得给执笔人做没完没了的叙述，其中不免夹杂着某种程度的自吹自擂，这样反而会遭到人们的非议，结果，在他生前，蒙巴顿的个人传记迟迟没有写出来。

与文字传记相比，蒙巴顿更愿意通过银幕来展现自己过去的成绩。他认为把自己拍进电影里，影响了范围会更大，许多人不见得爱看书，但肯定会愿意舒舒服服地坐在影院里看电影。他退休后不久，著名导演兼制片人约翰·布拉伯思就找到了布罗德兰兹庄园，请蒙巴顿参加一部有关他生平的系列片的拍摄工作。这正中他的心意，立即同意自扮自演蒙巴顿。

自己演自己，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并非专业演员出身的蒙巴顿，自然有时显得很蹩脚，吃了些苦头。在马尔他，有一段戏是反映蒙巴顿在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部工作时情形的，其中一个镜头拍了 17 遍，最后导演才通过。在

冷嗖嗖的海风中，被折腾了好几个小时的蒙巴顿却不感到受苦，为了使自己的银幕形象更完满，他对现场围观的人们说：“我听说就是超级影星，这种情况也会有的。”

由于拍摄的需要，蒙巴顿跟着剧组几乎跑遍了他工作过的所有地方。在那里，他见到了数不清的旧交故友。他重新踏上当年战斗过的土地，仿佛过去权倾一时的好时光又都回来了。

应当说，这部名为《蒙巴顿伯爵生平纪实》的系列片是成功之作。它是经过精心写作和摄制的，其中包含有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记录。它的构思很有趣味，但并不庸俗化。因为这部 12 小时片子是自传体，所以许多重要人物的活动都集中在与剧中主要人物蒙巴顿有关的事情上，而其它与主人公无关的事情都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并且为了尽量减少招惹麻烦，许多蒙巴顿置身其中的复杂事件也被大大简化了。片子拍好后，英国政府有关官员审阅了每一集的剧本及审看了影片。因为这部重点反映蒙巴顿在二战中作用和业绩的系列片，虽说主角是他个人，但必然要涉及到许多国际问题。果然，这套片子放映后，法国人抱怨它歪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形象；美国人指责它贬低了麦克阿瑟和史迪威；就连毫无疑问是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德国，也有人抗议这部影片“表现的导致二战爆发的事件不公正”。为了平息这些不满和抱怨，英国政府以及蒙巴顿本人，又不得不费了不少唇舌和笔墨去做解释工作。

过了 70 岁，蒙巴顿的身体越来越衰老了。1970 年 7 月，英国国会举行隆重而庄严的开幕仪式，蒙巴顿被恩准手持国

剑，侍卫伊丽莎白女王步入国会大厅。这是英国国会开幕式的传统仪式，手持那柄长而重的国剑的人，必须是为大英帝国立下过卓著功勋的人，这是一种荣誉。但是，手持者必须笔直地举着它，而且在女王发表冗长的讲话时，也必须纹丝不动。那一天十分火热，为了拍电视，灯光把蒙巴顿照得雪亮。突然，整个地面开始像浪潮一样向前奔涌，“我知道自己要昏过去了”。诺福克公爵立即命人冲上去扶住他，而蒙巴顿则挣扎着，一直坚持到典礼结束。

转年的国会开幕式，蒙巴顿还想享受一下手持国剑的荣誉，但女王坚持要他做这次苦差之前检查一下身体。蒙巴顿非常自信地做了检查，结果查出了心脏病。这样，手持国剑的荣誉转给了陆军退役元帅哈丁。蒙巴顿感到不服气：“哈丁比我更老，他都 80 岁了。你看，他长袍一抖一抖的，差点绊倒两次。我要告诉女王，如果我明年恢复了，还要重操旧业。”

其实，蒙巴顿也知道这是一种自我解嘲。尽管他总是竭力挺直身躯，有时甚至用双肩顶住墙壁，不让人看出他的弯腰驼背，但他心里明白自己的确老了。

## 惨遭毒手

1971 年 9 月，蒙巴顿在与张伯伦伯爵闲聊时，竟然开始设想葬礼方面的事情了。起初他说希望安葬在怀特岛，准备和父母安葬在一起，后来又说罗姆西更合适些。他问过国防部，一个陆军元帅的葬礼将规定多少人参加，然后又明知故问道：“过去真的有 2500 名海军将士参加了一位海军元帅的

葬礼吗？”并且追问英国退役军人协会主席，这个组织在一位海军元帅的葬礼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尽管人家对他的亵渎有点儿厌烦了，但还是一次次地回答了他应享有的葬礼规格。

事实上，死神已一步步在逼近他了，并且是以一种非常残忍的方式把他带进了天堂。

爱尔兰共和军是一个有名的恐怖组织，它自成立之日起，就以用暴力手段推翻“英国在北爱尔兰的殖民统治”为目标。由于它的这一目标，在爱尔兰人中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尽管英国政府多次动用军警力量去镇压和追捕，这个组织也一直没有被剿灭，7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还很有活跃。他们的恐怖矛头首先是对准英国王室和英国高级军政官员。由于女王周围警卫森严，再说暗杀一国之元首必然会引起受害者举国上下的愤怒，因而共和军选中了蒙巴顿。蒙巴顿是英国王室中年纪最大的成员，并经常以王室的代理人自居，暗杀它，同样可以起到打击英国王室、震动整个英伦之目的。

1978年，蒙巴顿的德国远房侄子、住在黑森州卡塞尔的莫里茨王子遭到共和军的绑架。虽然交完赎金被很快释放，但绑架者要莫里茨王子转告他的叔叔，共和军的主要目标就是蒙巴顿。

显然，蒙巴顿已处在危险之中。政府派给他的保镖总共有28名，他们日夜守卫在布罗德兰兹庄园。警方要求，蒙巴顿晚上睡觉时一定要锁上房间，并且在身边装上通往保镖卧室和男管家的警铃，蒙巴顿一一照办了。而遭过一次绑架的莫里茨王子认为这还不够，告诉叔叔最好的做法是每晚睡觉时带上一支散弹猎枪，那要比左轮手枪的火力猛烈得多。蒙

巴顿也照办了，每天都拖着支装子弹的猎枪爬上床睡觉。不过，他认为从道理上讲，自己不应当是共和军暗杀的对象。他这时只是偶尔与一些学校和慈善机构打交道，而不是国防大事或爱尔兰问题，对方凭什么理由要绑架或杀死一位年近 80 岁的老头呢？

1979 年 8 月 27 日上午 11 时半左右，蒙巴顿在长女帕特里夏和女婿约翰的陪同下，登上了停泊在马勒莫小码头上的“阴影 V”号游艇。一起上船的还有布拉伯恩公爵一家：公爵的老母亲、夫人和一对 14 岁的双胞胎儿子，此外还有一个爱尔兰小男孩。

蒙巴顿当时身穿一件短袖汗衫，上面印着“战斗第五”的字样，这是他为纪念那艘心爱的“凯利”号驱逐舰而专门请人印制的，穿着它，可以使他想起那次罹难的老部下，感到自己还跟“凯利”号水兵们在一起。但是，他这身打扮倒是第一次，他的女儿感到它是不是预示着什么？

他们这次出海的目的之一是逮龙虾，前几天，他们已在海里投放了一些陷网，此次就是要去收取网里的龙虾。

由渔船改装的长 29 英尺的“阴影 V”号游艇离开码头后，就加大油门向大海深处驶去。当“阴影 V”号接近第一张陷网，正要关掉发动机时，“轰”的一声巨响，被共和军偷偷安放在游艇里的炸弹爆炸了。整条船立刻被炸成了几截，船上人员的情况是：布拉伯恩公爵一家，只活下来一个孩子；帕特里夏和她的丈夫被从水中捞起后，浑身血污，两人的腿部被炸断了；那个爱尔兰小男孩也被当场炸死。蒙巴顿的尸体漂浮在几码远的水中，他的脸部朝下，四肢居然还很完整。<sup>79</sup>

岁的海军元帅蒙巴顿，竟是死于这样残忍的方式。总算令人宽慰的是，他是死在他最热爱的大海里，英魂可与他心爱的“凯利”号永远相伴。

暗杀成功后，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分子随即给伦敦的几家大报寄去了一份声明，宣称：“这一举动就是要引起英国人民的注意，只要他们仍然占领着我们的领土，我们就要撕碎他们帝国主义的心脏……”

与此同时，整个英国悲恸了。伊利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以抽噎的啜泣声来表达对他们叔父惨遭杀害的悲痛；英国政府拿出巨额悬赏，发誓要捉拿凶手。欧洲各国所有在位或不在位的王室，都对他们失去了这位德高望重的代表和纠纷调解人而备感凄凉。世界各国的几乎所有主要报纸都登载了蒙巴顿被暗杀的消息。《人民日报》8月29日发表这一消息的标题是“英国著名将领蒙巴顿逝世”。在他率师征战过的缅甸仰光的英国大使馆里，一本厚厚的簿子打开着供人们签字献辞。连续4天，前来吊唁的人们排着长队站在大使馆前，有时队伍像一条长龙一直排到花园里。在印度，尽管“蒙巴顿方案”遗留下缺憾和纠纷，但印度人民还是记得这位英国人在二战期间的功绩，以及在他们国家独立时的奔波忙碌。印度政府宣布举国哀悼一周，首都的许多娱乐场所都停止了营业。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和尚健在的盟军将领们纷纷发出了唁电，表示哀悼之情。

蒙巴顿的葬礼正像他生前所企望的那样，隆重而庞大。社会各界数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其中大多数是英国海、陆、空三军将士，尤其以皇家海军的阵容最为醒目。载着蒙巴顿遗

体的灵车在女王仪仗队打响的隆隆礼炮声中缓缓地驶入墓地。